歐美名家小說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847.4
248
040618
773
9416

大東書局

殺

法國名家穆麗士羅士堂氏著　周瘦鵑譯

近代法蘭西文壇上。其以戲曲負盛名者。有愛德孟羅士堂Edmond Rostand。『享德格勒』"Chantecler" 一劇。蜚聲歐洲久矣。有子曰穆麗士 Maurice 擅小說家言。亦有聲一時。稱二難。蓋猶百年前之仲馬父子焉。斯作英名『我所殺之人』"The Man I Killed" 言歐洲大戰中一軼事。深慨於戰時殺人喋血之慘。遂以殺一敵人為有罪。真仁者之言也。今吾國武人肆虐。黷武窮兵。無已時。驅全國之父子兄弟互相殘殺。震旦家家。悉淪陷於血海淚河之中。其為禍之慘。實亙古所未有。吾誠願國人咸一讀斯篇。憬然有悟。亟起而作弭兵之運動也。

江浙開戰後之第十五日瘦鵑識於紫羅蘭龕

神父我已殺死一箇人了這囘事早已做下再也不能改變了像這樣的罪任是上帝之力也無法解脫卽使可以補過或忘卻然而終於不能抹去了這一囘可怖的動作永永存在再也不能從上帝所寫運命的碑上擦抹掉了

我殺死一箇人這一件神祕奧妙的東西叫做生命是多憂多慮很脆薄很不可思議的東西一切科學都不能維持的仗著名譽能使他不朽仗著情愛能將他轉移我卻在一揮手間把來毀滅了這幾百萬分鐘所緩緩建設起來的我在一秒鐘間破壞淨盡這凡百人類所力圖保存的一件寶物我竟在一秒鐘間打消了

尋常的殺人犯總得抵償他所犯的罪他要是捉拏住了就得受罪倘沒有拏住也得苦苦的躱藏他在世之日常被危險所逼嚇從此沒有一絲生趣那麼也

就為了他所做的事受了懲罰了牧師先生然而我卻不像那旁的殺人犯我殺死了一箇人卻沒有人恫嚇我我殺死了一箇人卻自由自在的走開了

我的罪是無可寬恕的我一箇人都不愛我也不愛他因為我是殺死他的我並不認識他我也並不為了嫉妒或為了情愛的事殺死他只為有人對我說「殺」我纔殺他了只為那禮拜堂中的鐘鳴著這號令道『爾當殺』我纔殺了你禮拜堂中的鐘也是這樣鳴著

我並不恨他我只瞧見他一次是第一次也就是最後的一次他對我瞧也只是他最後的一瞧很勇敢很兇猛我覺得他的靈魂似乎超出於語言之上直穿透了我的靈魂我永永不能忘卻他那最後的一瞧我至今還沒有知道他是表示那一種意思是表示臨死時的深憂呢還是為了見我殘殺表示深切的悲憫

也許是把他這雙垂死的眼睛穿過了現在瞧到未來瞧見我未來所受的種種苦痛每夜總教他驚醒了不能熟睡長長的日中也總被他那最後的一瞧打擾著不能安貼

神父你甚麼都已聽得了……

我記得那天我記得那天的日期那一張臉在旁的許多臉中顯現著因此別的日期和那一天一比就覺得黯淡了那天也不過是秋季的一天似乎沒甚希罕然而比了別種記憶都覺得明白些那天是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照常的起身了天空中沒有甚麼遮掩雲影像塵埃般浮動著

先還並沒有進行攻擊的事我們剛接到了郵件然而這都沒有關係的一切事情卻湊集於半點鐘中很短促很可怕攻擊令已下了我們從地下的泥窟中

爬出來前去和敵軍接觸於是到了那時間我放槍了我瞧他跌倒下來眼見他受著那種自己知道被殺時的慘痛倒像他的腳邊早就掘好他的墳墓了當下我便走到他那邊去見他躺著不動倒在一株不動的樹腳下瞧去很像是另外一株樹連根拔起僵臥不動了我不知怎樣近邊只有我們兩人旁的人都已趕向前去在別處肉薄了但他已瞧見了我他已知道並不是犧牲在一箇流彈之下的…他知道是我施放這一彈的他在去世以前便眼睜睜地對我瞧著這一瞧時間很短他那兩眼中卻包含著無聲的哭喊

這回事發生得很快很自然一箇人犯了這樣最大的罪卻似乎沒有甚麼關係的在他跌下去的地方我瞧見了他姓名的簽條就從他腕上卸下來加在我的腕上我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如此一切事情都像是夢境中的一節做這夢

的也不知是誰

於是我不一會也受了傷了失去了知覺醒囘來時已在亞米恩的病院中這時期間空空洞洞的我甚麼都不記得咧

然而我頭腦一清醒時就想到他了他的臉像他臨死時那麼現在我面前一張臉是他的臉他那一雙灰色的大眼珠像霧氣般嵌在那眼睫的中間右太陽穴一條藍色的迴血管直達到他的腦府中

我們所愛的一人倘失去了我們苦苦的要把他的臉記在心坎中往往像流水般一瞥而逝但是他的臉偏清清楚楚的畱在我眼前也惟有他的姓名從過去的黑影中湧現出來此外有好多人的姓名我所應當記得的卻都模糊不清彷彿用不旋準的望遠鏡望那海中島嶼一般而在這好多化爲烏有的熟姓名

中惟有一箇姓名很孤寂很慘惻而又像歸罪於我似的突起在前這一箇姓名卽是他的姓名一刻比一刻的清晰了就叫做：

歐孟方胡德林

那一箇日期——一箇姓名就把現在的我完全拘管住了每分鐘中總有這姓名和這日期不住的鳴著比一切愉快之聲都響亮比一切悲慘之聲都深沈：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歐孟方胡德林

旁的殺人犯總在事前先知道他殺死的是誰并且也知道爲了甚麼殺的但我事前卻不知道殺的是誰爲甚麼要殺他到得我一犯了這罪就不知怎的竟不能安安靜靜的過活了我總要探明他是那一種人他又住在那裏的牧師先

生你聽明白了

但我怎樣去探明呢經過了好多日好多夜好多年的苦痛我就決意到德意志去也許他的誕生之地足以助我探明一切……我是一定要知道的可是我既知道了那死者的姓名還記得他的聲音面貌而偏偏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人我想到這裏覺得竟不能活著做人了

神父你瞧倘我們的槍彈礮彈和我們的攻擊是在一次無名的混戰中施放的那麼這罪不是我們箇人的罪我們不過在國家所犯的大罪惡中做盲從的殺人者罷了然而我是明明瞧見他的他的眼睛曾和我的眼睛互相接觸我曾聽得他的哭喊因此我箇人就有了罪了這並不是一國利用著我服從的手臂將他殺死實在是一箇人殺死別一箇人那時我儘可停住不放槍免得犯這不

可彌補的罪惡然而我卻不肯停住我就犯這罪了我殺死了人政府中雖獎勵我各國雖讚美我禮拜堂雖祓除我的罪—我卻仍是一箇罪人

我原知道他是屬於一箇敵國的我也知道要是我不殺死他他要殺死我的我也知道我們是奉令作戰彼此像不能相容的星一般⋯⋯然而我曾瞧見他最後的一瞧永永不能忘卻我即使可以提出寬恕我罪惡的種種理由來只是未免侮辱了他他如今是我一切思想所專注的東西我捱受一切苦痛都為了他在他更是可憐因為他是被我殺死的啊

我所得他的唯一線索便是他的姓名⋯⋯但我怎能從德意志全國中去探尋他出來呢我很著力的檢查各地的人名地名簿有一箇胡德林曾在海德堡大學念過書的可就是他麼此外紐士達也有幾箇胡德林德來士屯也有幾箇胡

德林柏林也有幾箇胡德林他又屬於那一處的呢一天我決意寫一封信寄與住在柏林的一箇高志方胡德林信中假做說我在戰前曾認識歐孟很想再和他一見的話

於是回信來了那信中說道『歐孟方胡德林是我的姪子他是我哥哥的兒子如今我哥哥正和他夫人住在華恩河上的奧白威士村中他們自兒子死後便退居鄉間了歐孟是在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間在法蘭西的鐵鹿附近戰死的……』

這分明是他了

這信是寫給我的寫給我這殺死他的殺人犯他也許是一箇獨生子罷他們二十多年來所愛護撫養的人我卻在一秒鐘間把來毀滅了這話是眞的愛情

無限痛苦也不分國界

我便往奧白威士村去了

神父我到那村中時天已入夜了那大河的兩岸似乎騰著夏季的餘炎我曾瞧見那聖威納禮拜堂的殘址紅石鑿成的穹門似是血染的一般這裏已是奧白威士村了歐孟一定是常在這裏消夏的他在孩提時就跪在這聖壇之前卽是我此刻預備祈禱的所在我在這禮拜堂中逗遛了好久然後走到堂院中去但我卻不能祈禱另有一箇婦人停畱很晏用面幕遮著臉這多分是他的母親

……

我尋到他們的住屋了是在森林近邊的一帶屋子中間但比別的屋子似乎更暗些陰森些有一次我曾在這屋子四周徘徊了好幾點鐘

一天黃昏六點鐘時那門開了一箇全黑的人影出來了他離開門口似是一大片枯葉從樹上飄落下來似的伊向著我這邊走近走過時幾乎接觸到我了那兩道眉和眼下的黑影因著那面幕更覺得濃黑些瞧那臉的全部在嘴脣邊現著一種悲憫之狀—這正是我那天早上在鐵鹿所瞧見的那張臉這正是他的母親了伊緩緩地走著雙手捧著一本祈禱書伊到那裏去啊天色差不多暗了那晚風頑著伊的面幕瑟瑟地飄動伊還沒有從深憂中回復過來仍是陷在無底的憂窟裏直把伊磨折得衰弱不堪了伊正在想念他我們倆的思想似乎正混合在一起

這裏是我們兩箇人伊是生他的我是死他的伊是他的建造者我是他的毀滅者

那門隨後關上了伊轉向鎮中走去我不知怎的跟隨著伊伊走向禮拜堂只並不進去一逕走到墳場中伊在那許多墳墓中間走得很快這些墳墓好似一排陰冷的小屋伊分明在這死城的鄰近走慣了我在伊後面跟著驀見伊停住了腳跪下地去抽抽咽咽的哭將起來……

一片素淨的白石像一箇瘦削的身體般平臥在那裏四下裏圍著白楊矮籬此外沒有甚麼了單有一塊大理石豎在那裏紀念這陣亡的戰士歐孟方胡德林我立著讀那石上的字這些字已在我靈魂中刻過了一千次了：

歐孟方胡德林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一千九百十五年

伊低頭哭著伊的眼淚流入黑夜之中這裏似乎正流著天下慈母的眼淚不

問甚麼地方不問甚麼時期似乎把伊們所流的眼淚都薈集在這一箇慈母的眼淚中落在這冷寂的墳墓上時在靜夜地在僻處又有那殺人的人在一旁瞧著。

伊先還沒有瞧見我直到轉身出去時纔瞧見我了伊的面上斗的起了一種奇怪的神情多分是爲了受苦已深不能再有甚麼驚動伊了伊似乎向我走近了些接著便低聲問我道『你認識他麼』

我撒謊囘了一聲『是的』我便和伊結識我直打到伊憂鬱的中心了

伊又喃喃問道『你認識他麼』我這殺人犯便又囘了一聲『是的』我不是當眞認識他麼除了他母親以外還有誰把他的臉刻在心坎上比我更深呢

伊瞧他生我瞧他死我曾殺死一箇人了撒謊又打甚麼緊當下我便說他曾到

過海德堡我也曾到過那邊就在那裏遇見他的我借著這撒謊做了幌子便入到歐孟方胡德林的屋中

神父這幾箇禮拜中的生活沒有甚麼可以描寫的了我是一箇生客是一箇仇人但他們卻不管只當我是他們兒子的朋友我是認識他們兒子的

他們依戀著我似乎依戀他們青年的兒子我簡直變成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我從沒有見過那種深刻的隱憂像表示在他父親臉上一樣的他的模樣兒很像是那文豪老貴推蓬亂的白髮擁著他黯淡的臉面像是加上了一箇框子一般我從沒見他那雙清明的大眼睛中有過一滴眼淚然而他除了訴說積憂以外竟沒有別的話可說他屢次對我說如何接到那惡耗的電報但從不曾提

起那死的日期便是他夫人也絕口不提

他們老夫婦倆似乎要隱瞞著這箇日期年年此日就由他們倆作深切的悲悼但他們總不住的講起歐孟更講起歐孟的少年時代歐孟是很愛音樂的喜弄繁華令自他死後便沒有人去動他的繁華令他們二老也不忍再聽音樂每逢假期總把窗子關上了

老亨士加士伯喃喃說道『你還沒有知道他何等的愛音樂咧他是何等的愛著每天黃昏時他母親和我往往坐在這裏他便弄著繁華令奏一曲穆石兒氏的樂曲十分神妙眞足以打動人的心弦……』

神父我永永忘不了亨士加士伯說話時的那張老臉咧任是一切名譽一切榮光一切事業足以使歷史增光的比了這一張痛苦無限而不肯哭的老臉都

算不得一回事

亨士加士伯逐漸逐漸的親近我端爲我說是認識他的兒子就像有一箇結兒般把我們倆縛在一起了并且我的年紀也足以使他記起自己的兒子我們每在奧白威士花園中散步時陽光照在我們背後我的影兒很像是歐孟的影兒我簡直在他的死影中走著

於是我便都知道他的一切事了神父那亨士加士伯在憂鬱中雖很見得柔和但我覺得這老人也正恨著法蘭西他那衰老的身體中正有一種國家的驕傲心和隱忍不發的仇恨心在那裏活動著有時往往暴露出來卽忙制抑住了但在憤激放言時聽去很可明白我既知道了亨士加士伯有這種敵愾之心便料知他老人家要是在歐孟的年紀那一定也要冷冷地荷槍出戰我所殺死的

可就是他了。

神父我對你說歐孟的父親和母親從沒有和我說起他的死日他們兀自隱藏起來藏在他們的心坎中一天正在十月之末我到他們的屋中去他們二老本來慣常在樓下面圍的一室中會見我的今天卻不在那裏歐孟的母親慣常坐在那大藤椅中聽伊姪女安琪麗嘉高芙曼朗朗讀書的今天這藤椅也空著安琪麗嘉也不在那裏伊是一箇金髮白臉的小女郎瞧去很柔弱卻又很強健的我覺得伊在這萊因河一帶夢境似的地方很像是故事中傷心的嘉綠德女郎。

我遲疑了一會不知怎樣纔好在客堂中等了幾分鐘卻見安琪麗嘉高芙曼出來了。

我從沒有見過伊的模樣兒是如此的一張嫩臉白如棃花倒像跑得太急了似的伊靠在門邊的牆上立一立穩身上穿一件黑色的絨布衣把伊的臉色襯托得益發白了

伊立住了一見我似乎很訝異伊的態度上又似乎表示一種處女的羞澀大凡女孩子在這快要成年的當兒總是這樣的然而在伊的四周卻總騰著一派陰沈的死氣

我記得曾聽他們二老說起過伊快要嫁與歐孟了伊是他的未婚妻

如此伊也是一箇犧牲者啊但那重重憂恨雖像書尾一箇『終』字般把亨士加士伯夫婦倆的餘年斷送了在安琪麗嘉卻不是如此可是伊正在妙年不能常在沈鬱的回想中討生活伊已漸漸兒的把那愁綺恨羅割絕了

當下伊似乎道歉般向我低低的說道『他們都在樓上正在歐孟的房間中讀他的信』

伊導我上去見他們一壁說道『他們本要瞧你說著把那門開了』

這是他的房間瞧了他的墳墓倒沒有如此難受可是墳墓不過訴說他的死罷了這房間卻訴說他的在世之日訴說他那快樂的兒童時代不道他剛纔出了這兒童時代就給我殺死了那時美麗的落日正放著一道最後的光照在那狹小的牀上瞧去彷彿他昨夜曾在這裏睡過似的我這時的感覺眞覺得那戰場再可怖沒有了

亨士加士伯正在他夫人近旁立著中間有一張矮桌放著幾張紙我很想偸瞧一下因爲我不知道他的字迹是怎樣的我記得他最後無聲的哭喊記得他

眼中的神情又記得他臉上的慘白色然而我卻不知道他的字跡那哭喊之聲似乎正凝注在這信紙上還遺留著他語言的骨骼……

亨士加士伯忙把那些信紙用手遮住了分明不給我的眼光瞧到這當兒我第一次見他在那裏哭咧只為要掩過他的輭弱那眼淚浴著的臉上反見得兇很了他平日常很柔和的對我瞧此刻卻把很暴的眼光和我接觸我走到他面前他纔喚我坐下

他夫人說道『他要重讀歐孟的遺書因此上又使他傷心咧』

亨士加士伯在房間中往來踱著開口說道『這眞難受得很我讀了他的信彷彿他仍在這裏和我們講話… 然而甚麼都沒有了甚麼都沒有了你不能明白是怎麼一囘事你可也猜想不到的那可怕的死的感覺常要囘來我們沒有

再和他見過面也沒有向他說一聲再會死神竟把他召了去了我們並且也不知道他死的情形我們有一箇兒子我們都愛他的然而不曾見他的死」

亨士加士伯說得漸漸暴烈起來似乎要借著這很暴的口吻忘卻他心中的憂悶

他又說道「我們不曾見他的死因爲他好久沒有信來正在訝異正在擔心但我們並不疑到他死了直到後來方始知道你可知爲甚麼就爲了我們的兒子死在遠地我們並不知道啊聽說那天是二十二日……」

亨士加士伯先前從不提起那日期如今正要說出來了我卻不知怎的起了一種異感不由得喃喃說道「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亨士加士伯斗的現出一派驚怖之色他夫人的臉上也變了色了

他嚷著道「你怎麼知道這日期的除了安琪麗嘉我們並沒告知旁的人」

我向四下裏一望兩眼便著在安琪麗嘉臉上顫著聲音撒謊道「伊和我說的」

安琪麗嘉垂下妙目去表示不反對我便覺得伊不會責我了

亨士加士伯又問道「但你怎麼還記得這日期」

我答道「因爲我太愛歐孟之故所以不能忘懷了」

亨士加士伯聽得我這樣說明之後便放心了些說道「請恕我這些信竟把過去的一切事情全都喚回來了你雖是從那奪去我兒子的國中來的然而你卻比旁的人溫柔仁厚得多況且在這邊界的那一面也正有千萬箇父親和母親遠遠望著這裏無數的人面中要找尋一箇德意志的殺人犯雙方父母心都

是一樣……我眞錯誤了請恕我如今你快要去了待我給你些可以紀念歐孟的東西這東西也足以表示我們的愛和感激並足以使你瞧了記得我們的』

他走到牀邊去我瞧那牀竟像是活著的一樣在這牀鋪上面的牆上似是一箇木製的心一般掛著歐孟的那隻繁華令他在這奧白威士村中幽靜的黃昏時候往往奏著曲他的頭貼在那金黃色的木上指兒悄悄地按在琴弦上當下我卽忙做一箇手勢止住老人取下來叵耐亨士加士伯卻不做理會接著對我說道『沒有甚麼人觸動過這繁華令我就送給你了』

神父我可怎麼辦呢我怎能收下這箇禮物在我覺得把歐孟的心托在手中呢這時我心中的異感已現在臉上亨士加士伯卻誤會了這是我感激的表示唉如今我竟帶著他們兒子的心回法蘭西去……神父這當兒正可招供一切掏

出我的心來使他們知道我所受的苦痛正和他們相等我應當跪在地上嚷著道『請恨我殺死我我卽是殺你們兒子的殺人犯』

神父但我可不敢啊我並不是害怕只是不敢使這被苦痛壓倒了的二老再加上一重新憂新恨這時安琪麗嘉已出室而去我們都立近門口亨士加士伯手中拏著燈先走出去了老夫人卻留住了我將門關上又聽那亨士加士伯重重的腳步聲在客堂中沒去了伊纔說道『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說』

胡德林老夫人臉色白白的似乎要做出甚麼很關重要的事情來我回想到我們第一次遇見時我就仗著一句撒謊使伊老人家推心相與我自己原知道爲了甚麼事來的如今使他們這樣信賴我把我裝在他們空洞的心坎中反使我覺得又犯了一重罪比先前更爲可惡更不可恕可是我實是應當受他們切

齒痛恨的如今卻反消受了他們無窮的推愛

胡德林老夫人對我說道『我丈夫那麼很粗暴的對你說話使我很爲抱歉』

我忙道『他並不是有意使我受不下的但瞧他過了一會又何等的加愛於我』

老夫人道『他不過是給你一箇暗證表示我們的愛罷了便是我也要另外給你一箇暗證第一層自歐孟死後你還是第一箇生客入到我們的屋中來可巧這生客偏又是歐孟的朋友你認識他也許你很愛他的……

『你還不知道你此來於我們有何等的關係咧歐孟在冥冥之中要是不以爲忤的我還得說你簡直把他的生命和青年的精神帶了些囘來自你來後覺得這屋中也不像先前荒涼了要是歐孟在地下瞧得見我們的那一定要感激

你加惠於我們呢

『我原知道你是屬於我們所交戰的外國的但是一箇人倘能掬心相示就覺得國際之分沒有甚麼出入我委實很願親近那些失去兒子的法蘭西母親比了沒有失去兒子的本國德意志母親著實要親近一些

『我心中的憂悶很深我只有一箇意願就願你愛我歐孟我要你知道他畢竟是怎樣一箇人如此便能使你益發和他親近些了

『亨士加士伯委實並不知道歐孟是怎樣的感想其實他老人家也不願知道他是屬於上一代的人他的思想近於激烈歐孟卻不像他先生我倘對你說歐孟並不像旁的德意志人怕你聽了也要感動委實說歐孟方胡德林是並不恨法蘭西的』

我心中起了一陣恐怖之念忙問道『他並不恨法蘭西麼』

老夫人又接下去說道『不歐孟並不恨法蘭西或別的那一國當你在海德堡認識他時他還是一箇孩子一切思想都不是他自己心中發出來的不過接受教布指授他的意見罷了但到了大戰以前的幾年中他竟劃然脫去已知道了他自己的心世上怕沒有人比他更痛惡戰爭的了對於戰爭的恐怖怕也沒有人比他瞧得更清楚的了他從軍出去因爲是不能不去必須服從他的父親我瞧他的模樣只是懷著那悲天憫人之念只是暗暗反對這人類相殘的大罪惡

『歐孟瞧一切人類都像是兄弟一般他以爲現今那些殺人的戰士在後代一定要被人瞧得和殺戮異教時代的兇漢一般可怕他這種思想不敢寫信告

知他父親因爲他知道亨士加士伯的國際思想是極深的但他在寫給我的信中卻十次百次的表示他反對戰爭的感想他十百次的反抗那磨牙吮血的偶像他十百次的懼怕那斷脰瀝血的殺戮

『瞧他對於戰場上無謂的破壞是怎樣的說法他又痛論那大家不能諒解之禍竟使人類互相殘殺所得的是甚麼利益他們卻都沒有知道倘你當眞要知道他的爲人當眞要愛他那你必須一讀這些信

『他戰死以前的一箇月光景他信中說道「我瞧見那邊幾尺地以外的那些人正捱著痛苦—他們當眞是我的敵人麼不是很像我的兄弟輩麼」又道「那些人不知道自己爲甚麼生爲甚麼死並且也不知道他們爲甚麼相殺」你再讀到被殺前兩禮拜的這封信：

『「這裏四面的國土和我們的也沒有甚麽分別唉最親愛的母親你和我的中間都有這麽一箇深淵隔開著卻有這麽一堵人牆遮掩著我以爲再也不能尋到你了只須我能逃去這一座可恨的殺人機械因爲我正在這裏勉強做他的傀儡只須我能停止再做這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因爲所殺的都是些無辜的人民」

『你瞧他再三說到「殺人的可怕」「殺人的恐怖」「取人的性命應負何等的責任」有一處他還說、「我甯可被人殺死卻不願殺人」我不知道這樣的信如何能逃過軍中檢查員舉發的有一次他來信說「我要是獨自一人和那一箇所謂敵人的遇見了我覺得自己決不能殺死他我自知決不能若無其事的殺死別一箇人類」』

我聽到這裏禁不住斷聲喊了一聲可是我不但殺死一箇普通的人—實是殺死了一箇和我有同樣精神的人了那天早上在鐵鹿殺死的正是我自己的青春連帶把一切夢想一切問題和一切煩惱都結束了

胡德林夫人又接著說道「你瞧你當眞能愛他的他不像旁的人一般是你的仇敵」

這句話伊分明是安慰我的分明把止痛的藥敷在我傷口上的然而我這痛苦更覺難受了

不問有甚麼距離不問有甚麼疆界總之我已殺死了我的兄弟殺死了我所最親愛的人我如今到他的房間中來立在他的牀前本來他昨夜可以睡在這牀上的就是這箇房間中也處處覺得伊人宛在唉神父這眞太使人難堪了我

把我的頭埋在他那空牀上時不知他可曾聽得我心中的哭聲麽

我哭著道「歐孟我的兄弟請恕我請恕我請恕我爲了事前沒有覺悟之故請恕我把你從日光之中暖星之下和陽光所照的波上生生的劫奪了去—我是一箇服從命令的瘋子請恕我把你的眼睛掩上了使你不能囘眼一看然而可沒有人比我更愛你的了親愛的同伴你的臉直須等到我在世最後的一天方始和我分開我可沒有一點鐘沒有一分一秒不是爲了你捱著苦痛自你死後我這所過的生活委實比了死更難受咧」

當下我便逃了逃出這寂靜的屋子了一陣風從萊因河上吹來我兀自逃去不敢囘頭也不囘答露易瑟方胡德林老夫人的呼喚我逃了獨自很恐怖的逃了心口卻緊緊的抱著那隻繁華令

我回到那小客寓的臥室中時天已入晚了末後我便獨坐室中開了窗呼吸夜氣我這火熱的頭傾向著夜風於是我想起那繁華令了便提了起來奏一曲穆石兒的樂曲這是歐孟所愛的一節一節的記將起來彷彿是歐孟的靈魂寄在那裏永永不去然而這犧牲者的繁華令簡直在殺人犯的手指下嗚咽了

驀地裏門開了我很怕再見亨士加士伯的闊額和露易瑟方胡德林那雙含憂的眼睛只是來的卻是安琪麗嘉高芙曼伊仍是穿著黑衣眼中仍帶著悲涼之色

伊說道「你爲甚麼這樣跑了我們到處找尋你姑母和姑丈很爲不快你定須回去……」

伊說得很遲緩又似乎很詫異的伊的妙目簡直像閉著一般這黯淡的房間

中襯托著伊那白白的臉色倒像突然來了一道明光似的那隻繁華令仍還握在我的手中

我喃喃說道『安琪麗嘉我永遠—永遠不囘去了』

於是我又像獨自在室中般奏那繁華令了仍奏著歐孟所愛的樂曲他的靈魂似乎在裏邊顫動著他的靈魂很爲高潔是反對流血反對殺人反對屠戮的……那時安琪麗嘉閉著眼過去的影事彷彿湧現在眼前了伊便向著我走近了些一股熱熱的空氣罩著我們兩人我斗的停了手那繁華令便瑟的掉在牀上了

我又說道『安琪麗嘉我永遠不去了你無論對他們怎樣說都好說我忽地召囘法蘭西去了說我忽地病了任你怎樣說就是總之我不能去不我不能去

我決不能再在歐孟方胡德林的影中走著』

伊覺得我的話是最後的話了樂聲停後伊也漸漸恢復了神志便向著那門緩步走去瞧伊那種妙年的愁態眞好似甚麼繁華的省分已被得勝之國把伊的中心佔據去了伊快要出去時忽又被好奇心挽了回來柔聲問道『你怎麼知道他死的日期可是我並沒有告訴過你啊』

我對伊瞧著一聲兒不言語伊在我眼中也就知道了實情立時把伊的妙目下注了我最後瞧見伊的玉容之上分明表現出一種又愛又慕又恐怖的神情

神父如今甚麼都完了我永永不再見亨士加士伯不再見露易瑟方胡德林不再見歐孟的墳墓也不再見他墳場中的樹木神父請給我祈禱求和平之神降臨在我的身上我要去殺死一箇人凡是人類都有這權利可以殺死的便是

他自己

美國名小說家歐亨利著

末一葉

周瘦鵑譯

美國短篇小說之王歐亨利 O. Henry 的傑作『末一葉』"The Last Leaf" 是一篇純粹關於美術的作品在歐美名家短篇小說中這一篇應當佔一箇重要位置的歐亨利美國加羅令州人一八六七年生死於十年前所作短篇小說凡二百多篇歐美文家都稱他是『美國的毛柏桑』(毛柏桑是法國的短篇小說之王)

在華盛頓廣場西面的一箇小小區域中那街路渾亂了裂成了小條子喚做「場所」這種「場所」又做出奇怪的角和曲線來一條街便和

別的街又在一起了有一次有一箇畫師在這街中發明了箇機巧的意思心想倘有收帳人取了畫漆畫紙和畫布的帳單來收帳時穿過這混亂的路忽又折了回來可連一銅元都收不到呢

因了這緣故那些美術界人物都溜到這奇古的鴿[illegible]廻村中來獵取那十八世紀屋頂的荷蘭小樓北面有窗租金又低廉的於是他們從第六蔭路中搬運了幾隻有柄的白鐵杯和一二座煖爐來合成了一片「領土」

在一宅矮小的三層磚屋的頂上蘇蒉和瓊珊闢著一間畫室瓊珊是瓊娜熟稱的名字一箇從梅痕州到來一箇是從加利福宜州來的伊們在第八街蝶磨泥谷旅館中的會食桌上遇見了覺得伊們在美術上的意味正和喫東西的口味一樣相像因此纔有這回合闢畫室的事

那時是在五月中到了十一月間卻有一箇冷酷和沒有形體的生客到來醫生們叫做肺炎症的他在這領土中大踏步的往來把他冰冷的手指撥撥這裏撩撩那裏在東部一方面這暴客更是橫行無忌殺害了好多人於是他的腳又慢慢地踏到這騰著霧長著苔的狹小「場所」來了

肺炎症先生可不是你們所說的一箇有義俠氣的老俠士這箇小女子的血本已被加利福宜州的西風吹薄了又怎能敵得過那辣手很心的老猾賊可

憐瓊珊便被他侵害了伊躺在一張油漆的鐵牀上不大動彈只從那荷蘭式的小玻璃窗中望著隔壁磚屋的空牆

一天早上那箇事忙的醫生蹙著一道灰色的濃眉請蘇蕙同到客堂外一壁把那臨牀寒暑表中的水銀搖下去一壁說道我們敢說伊十箇機會中只有一箇機會了這一箇機會就是給伊活命的可是有好多人害了這同樣的病已一行行的送到了葬殮匠那裏去簡直使醫藥完全沒有效力了你們那位小姐也已決定自己不能病愈不知伊心上可有甚麽心事麽蘇蕙道伊——伊將來要畫一幅南白爾斯海灣的圖醫生道啵——是畫圖麽此外伊心上可有甚麽事比這有兩倍的價値値得想念的——譬如說一箇男子可有沒有

蘇蕙道一箇男子麽說時伊聲音中好像吹口琴般鏗的一響接著又道一箇男子可是値得——但是沒有的達克透委實並沒有這種事醫生道如此全爲的虛弱了我倘利用著科學方法盡我的力治去或能得救但伊倘已在那裏計算伊殯禮中的車輛時那就把我藥中的療治力減去一半要是你能使伊問一句冬服袖口的新式樣如何如此我敢許你五停中伊有一停的生機不是十停中只有一停了

那醫生去後蘇蕙便帶著伊的畫板入到瓊珊臥房中輕輕地哼著一支小曲兒瓊珊躺著在被下一動

都不動把伊的臉對著窗子蘇薏停住了哼心想伊是睡熟了當下便架好了畫板開始畫一幅鋼筆墨水畫是做一篇雜誌小說中插圖用的大凡少年畫師必須給雜誌中的小說畫插圖便鋪了一條直達美術的路徑那種雜誌小說也就是少年著作家借著做那直達文學的路徑的

蘇薏畫著一條馬戲場中美麗的騎馬袴和一箇伊達訶州牧牛人所戴的單眼鏡這牧牛人就是那小說中的英雄伊正畫時忽聽得一箇低低的聲音又反覆了幾次伊便急急的趕到牀邊去瓊珊的兩眼張得很大伊正望在窗外數著——又倒數過來伊數著道十二一會兒又數十一接著便是十和九又數八和七幾乎全都倒數過去蘇薏很擔憂的望到窗外瞧伊在那裏數甚麼所見的不過是一片荒涼的空場和二十尺外那宅磚屋的空牆一株極老的長春藤根上已枯爛了爬了一半的路到那磚牆上去秋天的冷氣已把葉子從藤上摧落了只賸著半空的枯枝還攀住那牆上破碎的磚塊

蘇薏問道親愛的是甚麼瓊珊道六說的是一種極細的聲音接著又道如今他們落得更快了三天以前還約摸有一百片點數時使我頭痛但如今可就容易數了那邊又落去一片只賸下五片咧蘇薏道五片甚麼親愛的快告訴你的蘇娣（自稱）瓊珊道是葉子啊就是那長春藤上的葉子啊到得末一

葉落下時我定也去了這箇我已知道了三天那醫生可曾和你說過麼蘇蕙很輕蔑似的說道咦我從沒聽得過這種沒意識的話那老長春藤的葉子和你的病愈有甚麼相干你這頑皮的女孩子總是這樣愛著那藤但你可不要做呆鵝了今晨醫生還和我說你的病正很多復元的機會當眞不久就好了——讓我想他的話是怎樣說的——他說你十停中九停有望咦這樣的好機會直好似我們在紐約坐街頭的汽車或走過一宅新屋子呢此刻你且喝些肉湯讓莎娣（自稱）仍回過去畫畫如此伊（自稱）能去賣給那主筆先生買葡萄酒來給伊的病孩子喝更買了豬肉塊給伊貪嘴的自己喫

瓊珊仍把兩眼注在窗外說道你不必再多買酒了那邊又落下了一片葉子我也不要再喝肉湯那葉子恰恰還有四片不等天黑我要瞧那末一葉落下來如此我也去咧蘇蕙彎下身去向著伊說道瓊珊親愛的你可能許我把兩眼閉了等我做完工事不再向窗外瞧麼明天我必須把這些畫交進去我只爲要光線不然早把那窗簾曳下來了瓊珊冷冷的問道你難道不能到隔房去畫麼蘇蕙道我要同你一起在這裏幷且我也不願意你兀自瞧著那沒意思的長春藤葉子

瓊珊閉了伊的眼悄悄地躺著好似一箇跌倒的石像當下說道你畫完了就告知我因爲我要瞧那末

一葉落下去我已等得乏了我也想念得乏了我預備把百事一起放手慢慢兒的下去下去也像那些疲乏可憐的葉子一樣蘇薏道你且設法入睡我要去喚裴爾曼上來做我畫中那箇退隱老礦工的範人我下去不消一分鐘你不要動等我回上來

那老裴爾曼是一箇畫師住在伊們下面的房間中他已過了六十歲有一部古畫家密希兒安琪洛畫稿中的穆西司式鬍子從一箇半人半羊神的頭上卷下去沿著一箇妖怪的身體飄開來裴爾曼是在美術中失敗的四十年來握著畫筆卻總不能走近去接觸他情婦（指美術）的衣邊他常要畫一幅傑作的大手筆但總沒有開始畫去這幾年間他簡直不曾畫甚麼不過在商品或廣告上塗抹幾筆又給那領土中的少年畫師們做範人借此賺一些錢他老人家喝著很多的杜松子酒仍說要畫一幅傑作他并且是一箇暴烈的小老頭兒很嘲笑人家的溫和平日又把自己當做一頭特別的猛狗保護那上邊畫室中兩箇小畫師的

蘇薏見裴爾曼在下邊暗暗的小房中騰滿著那股極濃的杜松子酒氣一面壁角裏有一箇畫架張著一張空白的畫布二十五年來等在那裏等他畫那傑作的第一筆當下蘇薏把瓊珊的幻想和他說了又說伊怎樣的害怕怕瓊珊正像一片葉子般脆弱到得伊攀住世界的一絲微力疲極時可就隨著那

葉子一同飄去了

老裴爾曼的一雙紅眼中流著淚對了這樣癡呆的幻想很輕蔑和發狂似的喊罵著他嚷道可是世界中竟有人如此癡呆爲了那萬惡的藤上落著葉子就要死麼我從沒聽得過這麼一回事不我可不願再做你那畫中傻隱士的範人了你爲甚麼使這樣癡想鑽進伊的腦袋唉那可憐的小密司瓊珊蘇蕙道伊病得很衰弱了那一場熱病直使伊心上也害了病充滿了奇怪的幻想很好裴爾曼先生你倘不願意給我做範人也就不必勉強但我以爲你實是一個可厭的老——老厭物裴爾曼呼道你恰像是一個婦人誰說我不願意做範人呢上樓去我同你一塊兒去半點鐘來我早就預備給你做範人咧呀這裏可不是給密司瓊珊養病的好場所有一天我可要畫成一幅傑作我們便能一同離去這裏了呀是的

他們上樓去時瓊珊正入睡了蘇蕙把窗帘曳到了窗檻上做手勢喚裴爾曼到隔房中去到了那邊他們很害怕的向窗外長春藤瞧著接著又悄沒聲兒的相覷了半晌一陣長頭的冷雨簌簌地落下來還夾著雪裴爾曼穿著他的藍色舊衫子做那退隱礦工的範人坐在一隻翻轉的鍋子上當做是山石

第二天早上蘇蕙睡了一點鐘就醒回來伊見瓊珊正張大了那雙呆呆的眼睛望那遮蔽著的綠窗帘

伊低聲發令道快扯起來我要瞧蘇薏很疲倦的依從了但是擡眼一瞧卻見那耐過長夜的急雨暴風中仍有一片長春藤的葉子凸出在磚牆上這是藤上末一片葉子了近梗的所在仍帶著深碧色不過那鋸齒形的邊上現出枯爛的黃色很勇敢似的在一條離地二十尺的藤子上掛著

瓊珊道這是末一葉了我料想夜中一定要落去的我曾聽得風的聲音這葉子今天定要落去我可也在同時死了蘇薏把伊憔悴的面龐靠在枕上說道親愛的親愛的你就不給自己著想也得爲了我想想我可怎麽處但是瓊珊並不回答全世界中最靜寂的事是在一箇靈魂兒預備上那神秘遠路的時候幻想拘束著伊似乎分外的有力那許多把伊和塵世縛住的結兒卻一箇箇都放鬆了

這一天漸漸過去在黃昏的光線中伊們仍能見那孤單的長春藤葉子攀住著牆上的藤梗末後已入夜了北風又刮起來那雨仍打在窗上從那荷蘭式的矮簷上飛濺下來到得陽光又上時這無情的瓊珊又發下命令要把那窗簾扯起來誰知那長春藤的葉子仍在那邊

瓊珊躺著瞧了好久纔喚蘇薏那時蘇薏正攪那汽鑪上煑著的雞汁瓊珊說道蘇娣我是一箇不好的女子怕有甚麽神力使那末一葉畱著表示我怎樣的惡劣可是一箇人盼望著死也是一重罪案啊如

今你不妨給我一些雞汁再加些牛奶和葡萄酒在裏頭唉——不要忙先把一柄手鏡遞給我再在我身邊墊幾個枕頭我要坐起來瞧你烹調一點鐘後伊又說道蘇蕙我很望將來有一天畫那幅南白爾斯海灣的圖

那醫生午後到來臨去時蘇蕙對瓊珊說了一句推託的話即忙跟著趕到客室外醫生握住了蘇蕙那雙抖顫的瘦手說道伊還有病愈的機會你倘好好兒看護伊定能得手如今我須得下樓去診治另外一個病人裴爾曼是他的名字——我料他也是一個美術家害的病也是肺炎他是一個年老衰弱的人來勢又很兇猛在他委實已沒有希望了但今天須得送進醫院去使他舒服一些

第二天醫生向蘇蕙道伊出險了你已佔得勝利如今只須調養和著意——那就好了這天午後蘇蕙走近瓊珊躺著的牀很滿意的縫著一條深藍色羊毛肩巾把一臂圍著瓊珊和幾個枕頭伊說道白鼠子（戲稱瓊珊）我有話和你說裴爾曼先生為了肺炎病今天在醫院中死了他不過病了兩天第一天早上那看門的見他在樓下的房間裏正痛得厲害他的鞵子和衣服都已溼透了又像冰一般冷他們也不知道這一個可怕的雨夜中他到底是往那裏去的後來他們尋見一盞燈依舊點著火一乘梯子已從原處曳了開去又瞧見幾枝散著的畫筆一

塊調色板上調和著綠的黃的兩種顏色——親愛　了可覺得奇怪麼唉親愛的這便是裴爾曼的傑作的你更向窗外瞧去瞧那牆上末一片的長春藤葉——他在那葉落的夜中畫成的子不見外邊風雖刮著那葉子卻一動都不動你瞧

夢盡時

意大利名家鄧南遮氏原著

周瘦鵑譯

鄧南遮 G. D'Annunzio 生於一八六三年。以小說詩歌戲曲蜚聲歐洲。意大利近代第一文豪也。年十六。即刊其第一部詩集。一時有小詩翁之稱。後作小說「生命之餘」「故鄉雜事」及戲曲多種。皆精絕。名亦益著。歐洲大戰中。氏身歷戎行。爲飛行隊隊長。轉戰有功。迨阜姆 Fiume 問題起。即以一旅據阜姆。高唱愛國。政府不謂然。以大軍平之。遂解甲去而著書。是亦近世界一奇人也。是篇爲其短篇傑作。英名 "The End of a Dream" 故譯爲「夢盡時」云。

這十天正是六月中很暖和的中午時候。四下裏靜定無聲。棠娜綠蘭愛白尼谷坐在涼亭中悄悄地

想著在那一簇綠樹的中間瞧見那灰色的村屋窗帘都沈沈下垂著彷彿在那裏瞌睡的樣子橘樹和菩提樹正滿開著花妙香微拂恰和那玫瑰花香混合在一起

棠娜綠蘭已漸漸老了伊有一種貴家命婦的體態鼻子長而微彎額部略闊一張嘴卻小小的并且很鮮豔又滿現著一派柔和之色伊的頭髮完全白了堆在頭上像是加著皇冕模樣估量伊在妙年時定是極美麗極可愛的

伊同著伊的丈夫和家人們到這寂寞的別墅中來還不過兩天咧每年夏季伊們原是慣常到那巴孟鐵小山上的老宅中去避暑的今年夏季伊卻不願到老宅中去一天便對伊丈夫說道『我們今年到邦梯避暑去』伊丈夫很詫異的說道『邦梯麼到邦梯去避暑麼爲甚麼好端端的要趕到邦梯去呢』伊忙道『請你依我我們今年準定到邦梯去換換地方也好』伊丈夫當然依從他原是慣常依從夫人的

棠娜綠蘭定要到邦梯去實在有一箇祕密的主意是伊丈夫所不知道的伊十八歲時就嫁了這位愛白尼谷男爵不過是爲的兩家門當戶對並無愛情可言男爵原是拏破崙部下勇將之一一大半的時光總是離家遠征效命於拏皇纛幟之下有一次他又披甲出戰去了好久不回來恰有一位貴族少

年方德南侯爵忽然熱熱的愛上了這位男爵夫人棠娜綠蘭他雖已有妻只因丰姿翩翩又加著一身是膽便不知不覺的使棠娜綠蘭也傾心於他了

一天棠娜綠蘭覺得自己快要做母親了便依著侯爵的勸告離了法國躱在泊羅文士一箇小村落中到得臨蓐期近侯爵特地趕來瞧伊他臉色泛得白白的沒有話可說只是不住的親他愛人的雙手有一天晚上不知甚麼時候伊竟生了箇兒子那小孩子第一聲哭出來時伊頓覺又驚又喜白著臉不能出聲掙扎著使伊的眼皮不合攏來兩隻疲弱失血的手向空中做著種種手勢好像臨死的人在黑暗中要抓住那明光的一般

第二天伊便和那孩子同在一起躺在伊的牀上蓋著伊的被那孩子是很弱小的一箇紅紅的皮膚很爲鮮豔兩眼微動卻還閉著沒有睜開口中發出微響似是貓叫的聲音伊很覺快樂不住的對他瞧撫摩他把自己面頰去試他的呼吸

窗子臨著泊羅文士肥沃的田野黃金色的陽光瀉入窗中麥田內不時有歌唱之聲悠悠的上升打破沈靜的空氣於是他們把伊的孩子取去了不知藏在甚麼所在怕只有上帝知道從此以後伊再也不曾見過孩子一面

伊回到丈夫的家中仍和丈夫住在一起過著尋常婦人們所過的生活但伊心中再也沒有別的情

感發生伊也不再生第二箇孩子了伊的心中只是記掛著那失去的小孩子不知道飄泊在甚麼所在伊兀自聽得那小孩子低弱的聲響伊又幻想著自已撫摩他的手那手又小又紅又嫩記得很清楚的

伊心中只是想只是虛構著一箇眞的境界伊便當作自己身歷其境隱居在內這樣一年年的過去不知不覺的老了伊會有千百次去要求情人把那孩子的下落告訴伊但他生怕不利於伊總也不肯說出口來曾屢次的對伊說道『不你萬不可見他見他時你情感衝動一定不能自制於是他就探知你的祕密利用著挾制你了不不你萬萬不可見他」

棠娜綠蘭從沒想到那小小孩子會生長起來也會長大成人如今已近了中年了原來這時去伊生這孩子的那年好容易已過了四十年然而伊的心中仍當他是箇皮色紅紅的小孩子兩箇眼睛還沒有睜開來咧

到得棠娜綠蘭聽得方德南侯爵將死的消息心頭說不出的難受末後伊再也捱不住這苦痛了便趕往侯爵邸去因爲有一箇堅決的主意逼伊前去便是在侯爵未死以前定要知道伊兒子的下落

這當兒已是午後傍晚的時候了家家屋頂上都轉成了紫羅蘭色工人們的咖啡店中常有醉人的歌聲送將出來伊上了侯爵邸求見侯爵夫人侯爵

夫人是箇身體壯碩的婦人頭髮已花白了伊兀自哽咽著不能說出話來只張著兩臂來歡迎這探病的女客棠娜綠蘭避過了侯爵夫人的眼光少停便問道『我可能見他麼』說時齩緊著牙牀骨免得牙齒捉對兒斷打侯爵夫人答道『請同著我來』

病室裏光綫很低空氣中藥香浮動四下裏的許多器物都把怪影印在地板上和牆壁上方德南侯爵一動不動的直躺在牀上慘白的臉上刻滿了深深的皺紋他微微一笑歡迎棠娜綠蘭很遲緩的說道『感謝你趕來瞧我』他又伸出一隻又熱又溼的手來向著伊彼此握住了他說了許多話處處很留意仍像健康時一樣

棠娜綠蘭眼望著侯爵眼中含著熱烈的要求侯爵會意了便回頭向他夫人說道『親愛的你可能給我去配一些藥水來麼』侯爵夫人毫不遲疑向棠娜綠蘭道了歉自管出室去了屋中靜無聲息只聽得伊羅裙綷縩拂著地毯漸漸遠去漸漸的不聽得了

棠娜綠蘭再也按捺不住了便俯倒在老侯爵身上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眼光中很迫切的含著問話逼得他一句一句的說將出來他眼瞳中流露著恐怖之色喃喃地說道『在邦梯……羅加梅立奴……他已娶了妻又有子女……不不不要去瞧他……在邦梯……梅立奴……不要給他知道……

你是誰』

侯爵夫人已取了藥水囘來了棠娜綠蘭竭力鎮定著坐了下來病人喝著藥水一口口咽下喉嚨去時做出很輕的嘓嘓之聲接著四下裏便又寂靜了病人忽然變做了呆木的狀態他那憔悴的臉深陷的眼眶乾枯的面頰和那瘦削的頦子似乎處處都佈滿著陰沈的黑影

（二）

在這沈靜的花園中棠娜綠蘭獨坐涼亭囘想到那以前的種種舊事柔風陣陣吹動那些玫瑰花的短樹睡朦朧似的在那裏搖擺著從叢薔之間望見噴水池中水花飛濺像刀鋒般一閃一閃的亮著

棠娜綠蘭靜聽了幾分鐘四面實在靜極了幾乎使伊害怕得抖顫起來伊便站起了身向別墅望了一眼怱怱的走下小徑去到了園門口伊又隱在開花的蔓草後面囘頭望了一眼纔走到園外去一片片的田野在中午的日光下展拓開去無邊無際的像沙漠一樣遠處便是邦梯的許多屋子襯著那蔚藍天空完全現著白色一座鐘塔一箇圓屋頂和兩棵柏樹都高出那些屋頂之上河道穿過一片平原霍霍地放出銀光來

棠娜綠蘭正想著道「他是住在那邊啊』一時慈母心中的筋絡全都緊張了伊一路走去兩眼兀自定注著遠處的村落既不顧那耀眼的日光也不

怕那炙身的熱氣伊走過那水松夾立的路時聽得無數蟋蟀都在樹下唱著歌伊在這裏便遇見了兩箇赤腳的婦人頭上都頂著大籃伊忙上前問道『你們可能領導我到羅加梅立奴家去麼』伊很響朗的喚著兒子的名字心中好生快樂那兩箇婦人立住了腳很詫異的對伊瞧一面答道『我們在邦梯是不熟悉的』

棠娜綠蘭大失所望仍向前走去伊那衰老的四肢疲乏得不能支撐了一雙眼睛被那殘酷不仁的日光逼著但覺眼前火星亂迸漸漸地有些昏暈起來

邦梯已越走越近了棠娜綠蘭從一簇樹中已能望見前排鋪瓦的屋頂到了第一家的門前見有一箇胖婦人坐在門口伊那挺大的身體上卻配著一張孩子氣的臉一雙溫柔的眼睛一口整齊的牙齒又加上一副愉快的笑容伊懷著好奇之心來問棠娜綠蘭道『夫人你要到那裏去啊』棠娜綠蘭走上了一步臉上又熱又紅呼吸急急的幾乎透不過氣來那婦人很和善的請伊進去休息一會伊走進門去見地板上正有幾箇凸肚子的孩子頑著打滾著隨手抓了東西放到口中去

棠娜綠蘭開口問道『你可知道羅加梅立奴是住在那裏的』那婦人指點著村中盡頭處一宅紅牆的屋子近邊有河四下裏圍著高高的水松伊便

說道『就是這一宅屋子你可要到那邊去麼』棠娜綠蘭把伊昏花的兩眼向那屋子望去不由得起了一片慈母的情感心想那邊便是伊兒子的屋子了那婦人又問道『你可要渡河麼』棠娜綠蘭但覺頭腦昏暈只做了做手勢那婦人却又說道『梅立奴是擺渡的無論人啊羊羣啊牛羣啊都可由他渡過河去他有一艘小船和一艘渡船他幹這營生已很久了』

棠娜綠蘭很留意的聽著但伊迷迷糊糊的却不大明白那婦人說的甚麼話那婦人又說下去道『羅加梅立奴並不是生在村中的只爲梅立奴家沒有子女纔把他撫養起來聽說有一位紳士住在別處的給他安排得很好直到他結婚如今羅加已很過得去了他是一箇極勤勞的人但他不該這樣多喝酒啊』棠娜綠蘭起身要走了對那婦人說道『謝謝你我的好婦人我們再見罷』說著掏出箇銀幣來給了地上一箇小孩子就走出屋子去那婦人在後面嚷著道『你儘自沿著這小徑走過去好了』

那塵沙高積的地土上長著又短又瘦的橄欖樹那不斷的蟋蟀聲仍是充滿在空氣之中棠娜綠蘭走到了一排屋子前牆陰中正有七八箇化子聚在那裏睡覺他們骯髒的臉上殘廢的手脚都飛滿了蠅蚋好像在垃圾堆上一般

棠娜綠蘭的腳步聲把一箇化子驚醒了他很慣常的喊著道『夫人可能濟助一箇可憐人麼』其餘的幾箇化子也一齊起來了合夥兒伸著手跟在棠娜綠蘭的後面一箇失了一條骽像受傷的猴子般一路跳一箇像蚱蜢般在地上爬著一箇生著箇大瘤子每走一步總是上下的擺動還有一人一臂已乾枯了好像一箇樹根模樣

棠娜綠蘭好生害怕想逃過這一羣可怕的怪物伊喉中倘能作聲定要叫喊起來當下裏忙從圍裙中掏出幾箇銅幣來撒在路中他們便沒命的搶去彼此罵著踢著格鬪著內中有一箇傻子搶不到甚麼便立在一旁哭了眼淚滾到口邊他一一舐去一壁卻又嚷著道「呀……呀……咮……呀……呀……咮」

（三）

棠娜綠蘭末後便到了那圍著水松的屋子前了伊氣力已盡眼光糢糊了兩箇太陽穴中血正沸動著伊的舌子也燥極全身輭輭的幾乎要站不住腳咧伊見外面的柵門正開著便入到那大院落中四面也種著高高的水松許多農具左一件右一件的散放著幾頭小狗對著母牛汪汪的亂吠一會兒又去追趕母雞了

一箇禿頂曲背的老人從屋中出來問道『夫人你要甚麼可是要渡河麼』這時棠娜綠蘭既不知

道應當怎樣做也不知道應當說甚麼話只信口回答道『是的是的』老人道『夫人如此跟著我來此刻羅加正要回來咧』說時向著那河走去河中正有一艘船滿裝著羊用長篙子撐將過來老人導著伊走過了一箇菜園到那候船之處一壁沒口子的稱讚田事好今年收穫一定豐的然而棠娜綠蘭只是默默的一聲兒也不響老人回頭對伊瞧見伊眼中正有著淚痕便柔聲問道『夫人你可是覺得不舒服麼』棠娜綠蘭委實要心碎了但仍忙著答道『不不沒有甚麼』老人也不再問可是他辛苦一生已把心腸磨鍊得硬了別人的愁苦不能打動他的心當下只淡淡的說道『請坐下來等罷』

有三箇少年農人都帶著重擔在那裏等著用力的吸著煙斗似乎少吸了一口就很可惜似的他們一面吸有時又談幾句不相干的話聽了這種話足以證明農人們心地的簡單少停內中有一人嚷道『那船已來了』另一人答道『那些都是裴特那的羊』第三人說道『至少總有十五頭罷』於是他們都立起身把煙斗藏到衣袋中去了

那船靠在渡頭停下了船中的羊嚇了一嚇都咩咩的叫了起來那船夫和他兒子就把那羊一頭頭牽到岸上去羅加繫好了船走上小徑他是箇瘦長的身材皮色被陽光灼黑了兩面太陽穴上都散著亂亂的頭髮鬚子也像亂草一般長滿在下頷上和

面頰上兩眼滯鈍又紅如血染分明是一雙酒徒的眼睛鼻子很大現著紫紅色他的衫子在胷口袒開著露出一叢粗毛來頭上戴著一頂油膩的輭帽

他在候船處立住了氣噓噓地喘息著兩腳分得寬寬的立定用手抹去額上的汗珠他一路走過去並不對旁人瞧但瞧他的模樣和一舉一動都足以表示他是一箇很粗暴的人他那一雙大手為了日常把槳之故那藍色的廻血管都墳了起來他口中又咕嚕著道『噓我渴極了』棠娜綠蘭立在那裏沒了主意也不能多想了這漢子竟是伊的兒子這漢子竟是伊的兒子

那時有一箇粗陋的婦人送了一瓶酒過來羅加一口咽了下去把手背抹著嘴咂咂著舌子接著便做出一種不很願意的神情揮手說道『算了我們走罷』當下便由他一箇十五歲的兒子助著把兩塊木板擱在岸邊和船沿上那老農人忙問棠娜綠蘭道『夫人你不是要上船去麼』伊就立了起來由老人扶著上船伊為甚麼上船為甚麼要過河去連伊自己也不曾明白到此再也不能想甚麼旁的事情心中只橫梗著一件事便是這漢子竟是伊的兒子一時伊只覺得一切思想一切希望都漸漸縮減漸漸消滅了腦兒裏也變成了虛空的一片伊所見的事物所聽得的聲響都像在夢中一般羅加的兒子過來收那擺渡的錢伊也不聽得他人聲音孩

子以為這老夫人是耳聾的便提高了嗓子向伊喚著又把那收來的銅幣在手中叮叮噹噹的搖動伊便隨手給了伊幾箇錢孩子回說沒有找頭伊揮開他去他便做了箇鬼臉把那錢放入衣袋中了旁的渡客見了彼此做了箇鸕鷀笑

船夫們赤著上半身用力蕩著槳和那急急的流水作戰棠娜綠蘭眼瞧著那羅加黑色的背肋骨在皮膚下凸了出來一道道的汗水像小溪般從脊骨上流下伊坐在那裏呆望著兩眼凝定現出一種不自然的神情一會兒有一箇渡客從座下拖出他的包裹來道『我們已到了』羅加把鐵錨拋上岸去船仍順流淌下去卻被鐵錨上的繩子牽住便晃了一晃突然停了農人們都跳上了岸又來扶棠娜綠蘭上去於是分頭走散了

在河道的這一面都是葡萄圃那又矮又細的葡萄樹亂綠成行長長的排著眼望前面平原一片空無所有只隨處有一二棵樹亭亭如蓋做這平原上的點綴品棠娜綠蘭到了岸上很覺得孤單旁的事他也無知無覺只覺血管裏熱血急流兩耳中很可怕的隆隆作響伊瞧那天下萬物和伊自己的生命都像暗了遠了死亡了忘卻了兩腳自管歪歪斜斜的走去

在河道的那一面化子們正在作弄那箇傻子因為他沒有搶到錢便喚他遊過河去仍向那位老夫

人要錢當下把他的破衣拉去了推他在水中那傻子便像狗一般拍著水游去岸上的化子們只是嚷著笑著快樂得甚麼似的這時河水很急竟把那傻子順流捲去了化子們便又指手畫腳的跳著叫著道『他沈下去了他沈下去了』傻子在水中沒命的掙扎用一用力便爬到這邊岸上他也不顧自己身上沒衣服自管伸著手飛快的向棠娜綠蘭趕過來

可憐棠娜綠蘭何等的恐怖疾忙向著河奔去伊可知道自己所爲何事麼伊可是自願一死麼這當兒伊可曾想到一切麼然而伊早已到了水邊跌下去了那水頓時掩沒了伊起了許多泡沫水面平了一會兒卻又見千百箇水圈兒散將開來一閃一閃的晃動著

對岸的化子們見有一艘船正在遠處搖開去便合夥兒叫道『嚕羅加嚕羅加梅立奴』接著他們便跑到水松圍著的屋子中去報告這回事羅加依著化子們的指點把船撐到棠娜綠蘭落水的所在一面還很安閒的和他兒子講話那孩子問道『父親你已嘗過了嘉區的新酒沒有』羅加答道『還沒有嘗過』孩子道『安奇洛說他很要你去嘗一嘗味兒』羅加道『很好』

那傻子又導著他們到了水邊自己便逃到葡萄園中去了羅加對他兒子說道『你握著槳待我把

鉤子向水中探去』他在河底搜探了一點鐘纔喃喃說道『已被我找到了』他彎下腰去伸開了兩腳慢慢地把篙子從水中提起來那時他用足了力全身的肌肉都顫動了他兒子放下槳去問道『可要幫助你麼』羅加悄然答道『我自已對付得了的』

世界中最幸運的人

俄國名家安特列夫氏著

周瘦鵑譯

一千九百十九年間•俄國文學界上受了一箇重大的損失•原來那名小說家安特列夫先生 Leonid Andreyev 很不幸的死了•他死時還只四十八歲•他是愛俄國而憐憫俄國的•卻偏偏放逐在外•受盡了貧窘之苦•他對於祖國很失望•他的心碎了•最後的遺言是『革命之不足以解決糾紛•與戰爭同•』

先生早歲也常在失敗和失望之中•時時捱餓•曾謀自殺•卻被朋友們救了•他自刊行了所著的小說後•纔告成功•漸成了俄國最著名的小說家•文名藉藉•幾乎掩過了託爾斯泰•他的傑作有『紅笑』『七箇被縊死的人』『撒旦的日記』『安那茜麥』等•大半譯成英文了•

有好多人沒來由的相信悲慘的運命是專爲國王與英雄而設的至於尋常的人那決不在悲慘的運命範圍以內他們不被這運命所注意和運命是不相干的葉高吉莫大諾夫旣不是國王也不是英雄然而運命之於吉莫大諾夫一生卻非常的執拗非常的憤激人家可要以爲吉莫大諾夫在世三十年那運命簡直是擺脫了一切旁的職務—費了好多時光好多心力專注在這特選的一箇人身上

葉高吉莫大諾夫是生於西比利亞一箇城中（不知父母是誰）裝了一隻衣籃放在商人葉高洛夫家的前門口他那姓名中的吉莫大諾夫在俄文就作衣籃解的葉高早年的生活異常快樂任是著名貴族的公子或王室中的太子也比不上葉高所享受的愛和奢華原來葉高洛夫夫婦很富沒有子女因把愛情和資財都用在這棄兒身上便引起了他們親戚和承繼人的嫉妒他們只是把乳酪給他喫把綢緞和天鵝絨給他著把極親愛的名稱稱呼他他生得胖胖的滾圓身體因爲喫得太多似乎有些呆鈍的樣子他這副半醒半睡的模樣便一輩子如此了此外還有他的特點—便是輭黃的頭髮和小樣的身材到得晚年他完全失去了胖圓之狀人家只覺得他含憂帶病的很枯瘦了

葉高七歲時他的義父母忽在一條新鐵路上的火車中遇險死了大家只哀憐他們卻料不到他們

的慘死葉高實有間接的關係—然而這一回事還是第一次災禍以後的患難恐怖正多著咧那富商的承繼人原痛恨葉高到此便剝去了他綢緞和天鵝絨的衣服把他攆出門外倘沒有別的仁人來救他他不免死了既留養了他若干時便送往犯罪少年的收容所去他並不是罪犯也並沒有犯罪之意但因別處都不能收容他只得如此況且這也是運命之神的命令啊

葉高從極快樂中陷到了極苦痛中還是逆來順受這原是他的特性然而這仍不能使殘酷的運命寬恕他反更加憤激了葉高捱打捱餓他們都喚他是賊擊他的腦袋但他並不憤怒並不謀叛—反而很誠摯的愛這棲身之所和那班管理的官員他完全忘卻了當年快樂的時節因此偶有所憶也不覺得苦痛了運命之神眼瞧著這幾年間他已習慣成自然視苦境如樂土了因此便又顯一顯殘酷可怖的手段——一次冬夜收容所中忽然起了火全屋被燬那看守的是一箇仁慈的婦人同著伊三箇小孩子都在火中喪了命然而葉高卻又被好心的人救下了那時恰有一箇過路的牛商眼見起火就決意把葉高領去他以為這孩子久在收容所中定已學得商業上的門徑了

葉高哭著嚷道『他們可要再把這屋子造起來麼』牛商說道『你不要怕他們定須重造的』於

是帶了葉高同往土茂拉去卻沒想到那孩子問這句話原是有用意的葉高遠去以後時時尋機會想逃回來—這種事是先前從未有過的可是收容所中私逃出去的人不知有多少從沒聽得過一箇孩子竟自願回來

他曾有三次要逃回西比利亞有兩次捉住了捱了一頓痛打第三次給他逃了出去卻迷失在西比利亞的路上平原上樹林中旁皇了好久好久然而危險和困苦仍不肯放過了他他在森林中常被野熊追趕在路上走時又被強徒打劫到了那一箇市鎮和村莊中時又因形迹可疑常被拷打其實懷疑於他也是沒來由的—因為葉高雖兀自在運命之神磨折之下而從不肯失他的體面十三歲時他常戴紙領圈幸運時還得戴那漿硬的布領圈他為了要得一箇領圈和一身齊整的衣服往往不惜出以全力和一生的才能即使捱餓他也得把最後的幾箇銅幣買一箇領圈任是被野熊追逼嚇得半死時他仍很著意的在叢薄中奔跑生怕壞了他的衣服他為人總算誠實不過一輩子偷人的衣服和領圈最奇怪的他自己也不以這種偷竊為罪惡

他經歷了幾年的流離顛沛之苦纔把熱戀收容所的思想打消了十七歲時我們發見他在鐵路車站上充一箇電報員的副手還是一箇很重要的職位他大半還是得力於衣服一連三年很快樂的過

去。他穿著同樣的一件衣服卻常換潔白的領圈對人總是謙恭有禮絕無粗野的模樣他的品行當然是無可指摘的他在火車和電報之閒往往取一隻六弦琴奏一支『小虎』曲很得人的讚美｜他的生命已築在堅固的基礎上了很奇怪的他從不追想過去的一切痛苦似乎甚麼都忘卻了無論那一種災禍火啊熊啊路上遇見的強徒和逃奴啊他很簡單的偶一提及倒像這些事情都是日常所避不了的。

葉高二十一歲時他已把戀歌中『贈我一滴紅淚華我將附我愛人之翅而往格拉那大』的句兒唱了一千次了有一箇女郎聽了他這祈禱似的歌唱便把伊的芳心給了他伊是箇富家女子錦繡的前途已在他眼前展開｜但那殘酷的運命之神重又出現了躲了好久似乎聚精會神的來給他一箇可怕的大打擊那女郎因害了天花香消玉殞葉高也受了傳染到得復元時卻已失去了他的美貌和錦繡的前途了。

這一年葉高做了一箇補充兵士他病後還沒有完全復元就派往海軍中駐在波羅的海一艘巡洋艦上這原是一件尋常的事然而在葉高卻覺得困苦非常！｜差不多是緩緩的謀殺他他在世界中甚麼都不怕最怕最恨的就是這海便是在風平浪靜的時節旁的水手們很爲愉快他卻不住的捱著暈

船的苦痛到得海洋中怒潮翻騰用著無形的大力搖動船身時他那身中和靈魂上都有說不出的難受於是他心想還是把這重價換來的性命結果了罷勝似長受運命之神無限止的磨折最苦的他這樣懦弱不但不足以引起人的憐憫反使人嘲笑他他的長官們偏還派他到全船搖簸最厲害危險最大的所在去任是葉高很知服從很守規律總也不能輭化他們嚴酷的心

這樣過了兩年葉高終於逃跑了……

葉高躲匿在海岸上留存著的火車後面等那巡洋艦駛去了方始出來這時他獨自在亞非利加洲的海岸上在那黑皮膚的亞非利加土人中間除了俄羅斯話不知別的方言衣袋中也沒有甚麼錢鈔

運命之神以為他所痛恨的葉高吉莫大諾夫在這樣的境遇之下那必死無疑了誰知道一回偏又不死倒像肩並肩和那殘酷的運命之神一起活動的另有一種善神的潛力跟隨著葉高的一生一見運命之神把葉高拋入深淵之底就立時把他救將出來這分明是運命之神和那善神的潛力在那裏賭博總之無論如何葉高在亞非利加又保全了性命他經歷過了最奇幻的流離顛沛簡直是沒有話可以形容只當做是一瞥而過沒意義的夢覺罷了

他在開洛城中住下做本地一箇鞾工的學徒

他在開洛度過了十八箇月也許算得是葉高一

生最好的時光了只有一件事不滿意—便是夏季的炎熱但他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很好頭腦很清楚也沒有非分的願望他積了些錢愛上了一箇玉顏如漆的士女每逢放假的日期和開洛城中旁的市民同在街市中遊散戴著最潔白的領圈有一次他遠遠的瞭望金字塔但他並不喜歡

然而快樂可能永久麼葉高正想自己開設一爿鞾店驀地裏不知怎的他那師父捉將官裏去了葉高因了他也被累入獄師徒倆都在棍棒下捱了一頓打葉高所有的錢都給他們取了去到得查明他沒有罪時就將他攆了出來他捱了打喫了驚差不多已半死了這一天葉高逃出開洛城於是又流離顛沛了好久變換地方變換姓名變換職業彷彿是一箇『飄泊無歸的猶太人』沒有地方可以安息可以棲止

葉高在這飄蕩之中曾經歷了三次覆舟之禍都沒有死可知那運命之神仍不住的追隨著他一分鐘也沒有放過然而這種災禍在葉高倒也不以爲意他以爲熊啊火啊和旁的種種禍事啊都是極尋常極簡單的意外之事是人人所不能避免的

二

葉高吉莫大諾夫被亞非利加洲的酷熱蒸得筋疲力盡了想尋覓涼快的去處因便躲在一艘頭等輪船中做箇偸渡之客從亞歷山德利前往意大利

的南泊爾司

葉高在南泊爾司先還捱餓夜夜總在郊外的空地上過宿一面仍很著意的保護他的領圈接著在一家婦人的胸襠店中工作又做了一時往遊維蘇維亞火山的嚮導末後他纔立定腳跟做一個擔賣的販子了他買了一隻箱子珊瑚啊廉價的手工品啊和旁的種種小裝飾品開始營業起來葉高擔著這隻箱子走遍了意大利轉往他所不喜歡的瑞士又轉到他所極喜歡的法蘭西他仍像以前那麼除了俄羅斯話不知其他對著當地的人便亂湊著亞拉伯喬奇亞土耳其意大利等零碎語句教人明白好在他買賣上的接洽很簡便已儘能使他滿意了

這時他的生活大致順利因為那運命之神的欺逼斗的停止了不知道他老人家可是厭倦了呢還是忘卻了葉高或者是暫時不見了他找不到了葉高在路上往來流轉很為平靜—既沒有熊也沒有逃奴也沒有覆舟之禍他因了順利之故身材也似乎胖些了然而很奇怪的他因此反覺憂慮原來他的靈魂已慣常和運命之神奮鬬了能忍受一切困苦一切重大的打擊到此他倒像失去了甚麼似的他那雙流動的眼睛兀像在那裏找甚麼東西—實在是瞧不慣這種和平的景象他的靈府中驀地發生了一種焦惱又引起了許多奇怪的願望和意志他覺得很熱烈的要遠去了—總之這時的心地是

葉高吉莫大諾夫從來所沒有的

在這上邊我們可以知道葉高已受了欺騙運命之神的怠忽原來是假裝的他老人家見明槍交戰無力打敗葉高因便偷偷地溜到他靈魂中去很狡詐的把那種危險的思想種在裏面於是葉高的第一念發作了忽然渴想回亞非利加去他為甚麼渴想亞非利加先前因了那邊的酷熱和所受的許多痛苦已咒罵過一千次了然而他自己也不知道為甚麼如此只覺得這意念非常強烈竟不能抵抗任是他見了海最害怕的——但他渴想亞非利加的心更為強烈再也不能阻止他他甚麼都不顧了

這當兒他在法蘭西北部做負販的營生忽像被繩子牽著般牽到南方去了一天早上他到了馬賽買了船票走上那開往阿爾奇亞的大輪船中去

這輪船遇了可怕的慘禍當時曾震動歐洲全土原來他在大風潮中迷失了路撞在麥喬加島的巖石上好幾百箇年青的貌美的富的貴的聰明的快樂的旅客都葬身海底只有一人得救被一箇怒浪衝在巖石間一小片的沙磧上不用說這天驕之子就是葉高吉莫大諾夫了倘說這一回的慘禍喪失了好多人命端為運命之神追逼葉高一人之故那麼葉高一人未免使人羣損失太大況且他偏偏又沒有死不過他的貨物和其餘的財產也和那船同歸於盡了

全船中只有一人得救可眞是再奇怪沒有的事葉高吉莫大諾夫便做了一時代的英雄便做了很動人的著名人物他經了這一囘覆舟之禍卻把他渴想亞非利加的意念撲滅了就由當地民衆和新聞記者集了款把他送囘巴黎他很願意的囘去幷許人訪問一切失事情形一路便被人包圍著然而他毫無驕矜之心委實也不明白人家怎的如此好奇在他以爲這是極尋常的事人人一輩子所避不了的

他到了巴黎便在一家報館中供人觀覽得很好的一筆薪金這報館中稱他爲『世界中最幸運的人』一般美術家思想家身材胖胖的富人面目嚴厲的工人都來察看他那小小的腦袋平平的頭蓋滿著痘瘢的面龐和一雙溫和的眼睛有一次并且有一箇美國大富豪吸著雪茄同他的女公子和兩箇祕書特來瞧他但他們雖察看了好久無論是大富豪無論是思想家都不曾明白甚麼他們走開去時卻仍囘過來瞧瞧他的小腦袋和那溫和的小眼睛更瞧他那箇漿過的雪白領圈藏在他的頸子裏實在覺得太高了

世界中最幸運的人

那善神的潛力用了種種方法要把葉高吉莫大諾夫留在法蘭西叵耐那不屈不撓的運命之神卻又來使他種種的陰謀種種的詭計了葉高在報館

中任人觀覽得了好一筆錢也儘够安度餘生或重新經營他的事業咧但他在展覽期間心中忽又起了一箇不安定的意念—結果竟制他的死命他想道『人人都有一箇母親—我也一定要得一箇母親纔是他既一心要想尋他那箇先前從沒有見過從沒有想起過的母親於是又在地圖上畫了一條線—從西方至東方—直達西比利亞他深信一到那邊定可找到他那箇不知姓名的母親了

他是海軍中私逃的人此去實是冒極大危險—然而這當兒俄羅斯恰發生了革命大局混亂已極—葉高心想他的事情就容易辦了可是在這蟲沙浩劫之中他直好似一粒沙一般定可避過警察們的眼睛葉高並不明白革命是怎麼一回事也不喜歡這革命的舉動他平日本來只求安靜百事都有秩序的如今瞧那革命就好似旅客見了惡劣的天氣很爲不快

他在俄羅斯邊界上遇了盜劫又受了私販的詐騙並沒有穿過邊界卻落在一道濠溝裏幾乎被守邊的兵士們槍斃了有一箇騎兵對著溝中黑暗處放了三槍葉高的外衣卻著了兩次末後似得神助似的達到街上但他已驚得半死又捱著餓很勉強的掙扎著到俄羅斯中心去了那濠溝中恐怖的一夜又是他顛連困苦之始天天疑那紅日不再在他頭上升起來了一路上他時時爬過屋頂跳過籬落

槍彈呼呼地在左右飛著偵探像夢魘中般在後面追著一般憤激的暴徒常常挾著他走既不知道上那裏去也不知道爲甚麼事還有那可怕的哥薩克人啊黑暗而奇怪的地窖啊都使他難受最後他纔得在一家商店中尋到了一箇書記生的職位他正待上禮拜堂去祈禱地方上忽又起了暴動把他陷入那無限恐怖的漫漫長夜之中他的手脚都忒楞楞地打顫了他的靈魂深處也受了震動了

說也奇怪他雖是多遭不幸仍沒有忘卻他的母親於是引得他慢慢兒的遠赴西比利亞去了在這困苦的時期間那思母一念竟完全佔據了他的靈魂但他一到西比利亞自己誕生的故鄉這一念忽又煙消火滅了倒像先前從沒有過這一念不過像燐火似的引得迷途的人投到大澤中去一會兒這燐火卻消散咧

在那邊西比利亞葉高吉莫大諾夫便生生的絞死了—他的生命便在這第三十歲上截然而止絞死的原因完全出於意外原來葉高在莫斯科得了一張護照是一箇警察們所通緝的政治犯的要是在平時原不難剖明此中誤會然而在這緊急的時期也來不及細加調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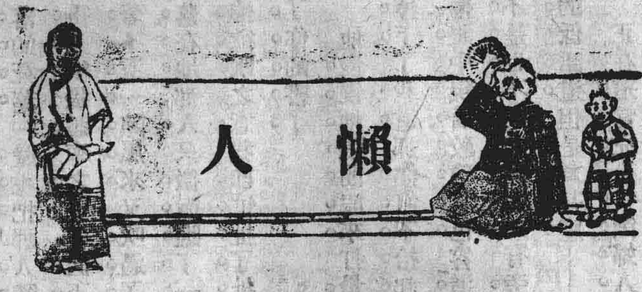
於是葉高吉莫大諾夫絞死了他既沒有甚麼親戚朋友也沒有成功甚麼重要的事業他一死一切都完了彷彿世界上也從不會有過這箇人

這些事情也許是那嚴刻而殘酷的運命之神在一時迷惘的當兒做了一箇夢

到得運命之神一覺醒來睜開那兒暴的眼睛來瞧時卻見世上再也沒有葉高吉莫大諾夫這箇人了只有國王與英雄還立著等著準備那悲慘的奮鬬。

國王與英雄。

❋ ❋ ❋ ❋ ❋



懶人

俄國名家亞佛欽古氏著　周瘦鵑譯

俄羅斯小說家言多闡發哲理描寫人生疾苦率近於枯燥而此作則頗有滑稽意味作者亞佛欽古氏 A. Averchenko 亦現代名小說家之一以短篇小說著稱者

那人立刻引起我的注意來了一半兒爲了他那種不自然的態度一半兒也爲了他那種奇怪的行爲他和我同坐在這廣場的小長凳上兩個膝蓋聳得高高的恰和他的面龐相並雙手深深的埋在他兩面的袴袋中在一個膝蓋上攤著一本書把他兩隻半開半掩的眼睛閒閒地著在字行上他瞧到了頁底卻並不用手去翻過一頁來只擡著兩眼望那天空中的一抹纖雲徐徐行過接著又把視線移到這廣場四面的鐵闌干上去

一陣柔和的春風輕拂在我們身上吹動了我的衣裾和我們腳下去年凋

落的死葉一壁也把那人膝上的書本吹亂了他聽得了紙張悉率之聲便低下眼睛去仍是閒閒的讀著不道一陣風來又吹過了幾頁索性把他的書吹落在地那人只微微瞧了一眼就閉上了眼似有我倦欲眠之意我卽忙扯了扯他的衣袖說道噲你掉了你的書了

他慢慢地張開眼來打量了我一會答道是的已掉下了我道那你何不拾起來呢他把臉兒向著我倦眼中現著狡獪之色答道我不值得去拾起來你不是也不動麼橫豎定有旁的人來拾的我很詫異的低語道但是爲甚麼——

正在這當兒有一箇婦人頭上裹著頭巾兩手中提著一隻籃子在小徑的曲處走了過來伊走近我們時瞧見了地上掉著的書便不知不覺的拾了起來說道先生你的書當下伊把這書放在凳上瞧了我們倆一眼就走開去了

那人又睜開他的倦眼來對我霎了一霎說道你瞧剛纔我不是這樣對你說的麼我道然而你自己拾起這書來似乎也不難啊那人道咦如此你以爲是容易的麼接著我便搭訕著和他談話心想我旁邊坐著這箇眞正的懶人力爭貪懶的權利不肯放過一些像這樣的人委實是我從沒有遇見過的

他抱怨著道委實說人生在世那一大批一大批的工作就都堆在他身上他定須喫定須喝定須沐

浴倘是信仰宗教的那又須祈禱這些可厭的事情
不都是工作麼你試想想除了這些工作以外還有
好多工作要做唉好一箇地球我很願瞧他在赤道
上裂成兩片啊我問道你如何生活呢他呻吟道這
不是生活是受苦罷了說到這裏蹙緊了雙眉分明
有甚麼話要驚動我接著他又道你試想想昨天還
累我上縫工那裏去定一身衣服咧我聽了這話當
然並不在意他卻又說道是啊定一身衣服又要我
還衣料咧揀夾裏咧且還量我的尺寸我聽著仍是
不做理會他便又繼續說道那縫工對我嚷著道擎
起你的臂來脫去你的外褂不要俯下身來伸直了
你的腿唉你想想你可願意給他——我接口道你
簡直是過著可怕的生活但你爲甚麼不自殺啊那
人道我早就想過了然而一想到要用那鉤子啊繩
子啊寫絕命書啊又是何等的麻煩因此我把這意
念打消了說著瞧了瞧天嚷道天殺的那太陽已下
來咧請你告知我這是甚麼時候了我掏出時計來
一瞧答道我的時計已停止那人道這地球眞是一
箇瘟地球周流不息的旋轉著這是甚麼意思他自
己怕也不明白罷我道這廣場對面的商店裏正有
一隻鐘在著他微笑道有是有的——我起身道我
給你看去那人仍將雙手插在袋中說道我這樣煩
勞你很覺慚愧不妨等有人走過這裏時問他們一
聲甚麼時候就得了

我看了時候趕回來時卻見他依舊坐在原處並沒有移動過去一寸我對他說道去七點鐘只有二十分鐘了那人忙道你怎麼說不知道天上可能撒下火來撒在那婦人的身上麼我問道甚麼婦人那人道這幾分鐘中我是應當趕往亞歷山德洛園子裏去的我道很好可巧我也走這條路我們可以同去咧那懶人卻不見有一絲喜悅之意只懇求似的瞧著我說道瞧上帝分上給我盡一盡力……你一到了那亞歷山德洛園子裏事情是很簡單的以後或有甚麼法兒容我報答你也許送你些兒甚麼好頑的小東西——譬如一箇中國的煙袋可好我囁嚅道請你先對我說明——那人道請聽著你在那旁邊的蔭路中第三條凳上可以瞧見一箇戴著紫丁香花帽子的少婦這就是我——我的未婚妻我非常的愛伊我們曾約定在那邊相會我詫異道如此你為甚麼不去呢那人道我還是坐在這裏的好你要知道一見了伊——總得有無數問長問短的話又須撫撫摸摸的忙一陣我可又不得不用許多話去討伊歡喜——這都是很疲乏的事這些情啊愛啊全都是魔鬼幹的到了末後我還得伴伊回去還是下一回再來罷我問道但我怎樣對伊說呢他道你說我病了還在發熱醫生已喚我上牀睡去我道伊倘要親自瞧瞧你便怎麼處他道你對伊說我害的是傳染病伊也許是怕傳染的我聳了聳肩伸出

手來他嘆道願你常交好運這裏是我的住址我很喜歡見你來探望我此刻快要七點鐘了你趕去瞧我的未婚妻正來得及說時取出他的時計來瞧了一下我道如此你自己也有時計麼他悄然道自然有的你以爲怎樣我忙道咦沒有甚麼沒有甚麼

♣ ♣ ♣ ♣ ♣

我果然在他所說的所在尋見了那少婦我走近了伊脫帽鞠了一躬說道你的未婚夫喚我到這兒來的他自己因爲害了病不能來伊急道病了麼但我今天早上還瞧見他咧我道然而他此刻卻病得很厲害他正——正在發熱伊道有多少熱度我支吾道那種熱度很高很高約有四十度此來我就把這惡消息報告你——他已上牀去睡了伊道他本來往往如此一到家裏就躺下去睡的我道你還不知道他爲了不能見你正如何的難堪咧他自己驗明了熱度對我說——伊冷然道他自己驗他的熱度麼我道是的他用的是陸末爾氏的表——是一箇小小兒鍍鎳——伊又問道他自己驗的麼我紅著臉答道正是他自己驗的伊兩眼直注在我的眼中說道你爲甚麼對我撒謊他決不會自己做的天哪他是怎麼樣的人如今你的話也說得夠了請你帶一箇口信給他從此不要再見我我即忙說道倘你眞要拒絕他時不如吩咐他每天定要見你三次照他懶惰的程度瞧來那你用了這法兒就很容易

報復他咧伊噴出笑來道很好准這麼辦請你去對他說明天早上我等著他一塊兒買東西去我嘷聲說道這樣對待他就得了於是我和伊像朋友般彼此握手而別

♣ ♣ ♣ ♣ ♣

我趕去探望那懶人我們兩人之間就結成了一種奇怪的友誼我每次見他總責罵他不該如此貪懶他卻只是很溫和的微笑答道不要罵罷——這又有甚麼用——人家既不願意——

昨天我又去瞧我的懶朋友見他仍是照常躺在牀上四面散著許多撕碎了的新聞紙牀旁的地板上掉著一件外衣這分明是他從廣場上回來時脫下來拋在那裏的他轉過頭來向著我很歡喜的說道呀原來是你我已足足等了你半點鐘了我道可有怎麼一回事他道你可能瞧朋友分上給我做一件事我道當然使得他道不我倒又覺得慚愧開口可是我常常煩勞你我道不打緊只要我做得到的事——他道然而這總是煩勞你——我不耐道算了你這樣吞吞吐吐總是真的煩勞我了快說出來你要甚麼他道你可能給我把串堂壁角裏的一柄傘取來我道天殺的你難道覺得有雨水淋在你的身上麼他道不是的只爲我那箇紙煙匣掉到牀底下去了我道怎麼樣他道那傘上有一箇曲柄我可以借著這柄把那紙煙匣鉤將出來我道你倘伸手

到牀下去拾要容易多咧他很尊敬似的瞧著我說道你當眞如此想麼當下我便伸手到牀下去拾起那紙煙匣來給他又問他道這散亂的紙片是怎樣的他道這都是新聞紙我那下人彼得直是一頭蠢驢我希望他要在地獄的火燄中熏死的——他把昨天的新聞紙攤在我的牀上沒有收拾我道如此——他接口道如此我不在意的躺下去了後來我倒想一讀這新聞紙然而我又懶得起身我道眞的他又道末後我便一片片的扯下來讀過了一片便拋去一片這樣讀法很爲舒服一些兒不用力所不幸的我正躺在那文藝欄的中央一大半沒有讀到

我正待啓口責罵他猛聽得窗外起了一片慘呼之聲我們倆聽了都不由得打顫當下我衝到窗前去向外面望時卻見那二十碼外的運河上有一箇黑影浮動著這慘呼聲就從那邊發出來的同時有一箇婦人和一箇孩子從一家小商店中趕出來在岸邊往來狂走一面扼著腕一面不住的呼喊我轉身向著懶人喘息著說道有一箇人溺在河中了

驀然之間似乎有一箇彈簧從他身下彈起來似的他衝到窗前口中嚷著道該死該死這是一定那箇傻子想自盡啊可惜那火車不在黑暗中滾過他身上碾死了他他說了這幾句話立時脫去外褂跳出窗外去瞧他的面容很爲堅決分明表示他卽使在三層樓上也得聳身一躍而下幸而他的房間是

在一層樓上去地不很高的

我遲疑了半晌也就跟著他跳出去趕向河邊那時我那懶朋友早已跳入水中向著那溺水的人游泳過去一壁喊著道不要多動越是靜定著越好我聽了這話覺得這又是他內心懶惰的表現然而他自己此時卻已完全不像是懶人放出很充分的魄力來

五分鐘後我們已把那掉在河中的馬車夫和我那懶朋友都拖了起來拖在岸上他周身溼淋淋的像水鼠一般一聲兒不言語他的嘴唇抿緊著兩眼也閉得緊緊的那馬車夫坐在地上儘哭小商店中的夥友趕了過來脫下了他的尖角帽向著直僵僵地躺在地上的懶人鞠躬道請好好地安息罷可憐送掉了一箇勇士的性命我急道你說甚麼他已死了麼不不他定會醒過來我們定須救他弟兄們請助著我將他扛到寓所中去他正住在這裏近邊——

——就在那邊——

那滿身淋漓的馬車夫啊老婦人啊店夥啊孩子啊都助著把我友的身體擡起來由我引導著扛到他的房間中放在牀上大家交叉了手向他敬禮了一下便一箇箇點著腳尖走出去了這房間中便留下了我和我友的身體

一會兒那身體動彈了懶人睜開了一眼很狡猾的瞧著我問道他們都去了麼我歡呼道感謝上帝

死神與醫士

匈牙利海爾泰氏著

周瘦鵑譯

海爾泰氏 Jenő Heltai 爲匈牙利名小說家之一。今年五十矣。當二十歲時。卽有聲於文學界。爲人突梯滑稽。長於調謔。所作小說劇本。俱負盛名。其所居在匈之首都蒲達班士城。有女五。無子。恆於著作中描寫家庭生活。鞭辟入裏。人爭稱之。其著名之短篇小說。嘗彙爲一集。顏之曰「著作家女俳優與其他惡徒」。又嘗爲梨園編喜劇。甚夥。名益噪。近作長篇偵探小說「一百十一號室」。情節極奇詭。傳誦一時云。

三月中的一夜有一輛模樣兒很奇怪的馬車停住在蒲達班士著名遊樂園旁邊的毛必達博士養病院門前一箇穿著制服的下人很嚴肅的坐在車夫一旁到此便撲的跳下車來用力去捺那鐵格門上的電鈴這急激的鈴聲突然在幽靜的養病院中怒鳴起來當時全院病人都醒著惟有那班身體健康的執事人員守門人啊看護婦啊醫生啊都在熟睡中睡得最熟的便是毛必達博士他是這養病院的院長是有名的科學家是大學校教授是憂鬱病和膀胱病的專門大醫士

那穿制服的下人見沒有人應門便又捺起鈴鈕來這一次捺得更長久了簡直是含著怒意末後纔驚醒了那守門人咕噥著含怒下牀出來開門那下人放出焦急的聲音來說道此刻你該快些了立刻去喚醒博士我們大人快要死咧……

守門人不敢提出抗議來他明知在這深夜中敢來打擾毛必達博士的至少總是一箇富有千萬的大富豪於是毫不遲疑的衝上樓去直到博士臥房中拖拽博士睡衣的後裾毛必達博士很艱難似的醒過來了他先還暴跳發怒只聽得是甚麼大人快要死了就很愉快似的急急穿起衣服來不上十分鐘已穿上了一件皮裹的大衣這大衣碩大無朋委實可以遮蓋好幾箇人接著就見他從襯著厚毯的樓梯上走下來那下人很尊敬的脫下禮帽把馬車

的門開了

博士進車時問道我們瞧誰去下人截然答道瞧我們大人去博士不耐似的說道嗄是的但他的大名喚甚麼那下人悄然應聲道死神說時拍的關上車門車子便飛一般去了

毛必達博士聽了這很熟很可怕的名字忽然放聲笑將起來自言自語的道我一定在這裏做夢這自然是的除了夢還有甚麼呢當下他從一邊衣袋裏掏出一隻銀火柴匣來點上了一枝火柴光燄閃爍照徹了車子的內部他很喫驚的望見自己一張慘白失形的臉面——他自己一張恐怖的臉面正在他座位對面掛著的小鏡中映照出來他便呻吟著道哼也許我不是夢罷

那車子內部的裝置全是黑色更足以加添他心中的不安最奇怪的他既不聽得車輪轆轆之聲也不聽得馬蹄得得的聲音那車子只是悄悄地無聲無息的溜過去他向窗外望著仍又向自己說道我一定在這裏做夢這決不是實在的事……

他離了養病院不上五分鐘工夫卻見那車子已在無數烏黑的大圓石中間爬上山去一帶斜斜的山徑上差不多全是石子山徑的兩面都有漆一般黑黑的深淵

博士的聲音到此已不甚堅定了他又自語道不不這決不是實在的事然而又是甚麼呢無論如何

我身上決不會發生甚麼事可是自有世界以來我委實第一次知道死神會派了自己的車子來迎接人的他老人家訪問人家時慣常是步行而來這一回眞是創舉對於我可算特別禮遇咧

當下他點上了一枝雪茄又激動又愉快的等著瞧畢竟有甚麼事臨到他身上來對於死的一事他倒不大害怕以爲死神倘要自己的命時總得在自己家裏躺在自己牀上死的似乎決不會把自己帶到這奇怪的地方來啊因此他又自語道這後面一定別有事故呢

正在這當兒車門又開了他見那溫和的下人立在那裏手中握著帽子說道我們已到了請許我扶你下車罷博士下了車擡眼四望見自己已在一箇又暗又狹小的院子裏只有一盞暗暗的油燈一閃一閃地照著

那下人急急的趕上一乘狹窄的盤旋扶梯去博士緊跟在後面說道你可能告訴我到底是爲了怎麼一回事喚我來的下人並不回答只把一指放在嘴唇上喚他不要做聲好像舊時優伶串演情劇時表情的樣子不多一會他們已到了一條狹長的廊道盡頭處兩扇門前那下人頓了一頓便在門上叩了一下

當下門內有一箇聲音問道甚麼事那下人很尊敬的答道博士來了霎時間兩扇門都開了明光輝

發照徹了這條狹長的甬道毛必達博士幾乎睜不開眼疾忙伸手遮住了臉面下人在旁說道請坐了大人一會兒就出來咧

毛必達博士立時坐了下來很不安的向四下裏瞧但是任他態度上裝得很鎮靜心中總覺得有甚麼可怕的大事要臨頭了他的太陽穴和心坎都很劇烈的跳動著

不一會他已和死神見面了那死神很疲乏似的說道我親愛的博士我是專誠請你來的請恕我深夜來打擾你毛必達博士站起身來深深的鞠躬此刻他覺得自己已安心了委實說他還很愉快直要放聲笑將出來這死神分明不像是那殺人不眨眼的凶手模樣他也不希望這死神是像俗傳的骷髏握著鐮刀穿著白屍衣的樣子總以爲是一種神奇不可思議的東西很可怕很足動心的誰知這死神卻是一箇瘦縮矮小的侏儒身子矮矮的還齊不到他的腰間他的臉上有千百道皺縫兩手兩腳都像小孩子的一般這一位死神大人直是一箇大胚胎所足以表示他尊嚴的不過穿著一件紫色的長袍

死神揮手請博士坐了放著悲哀的聲音說道我正在困苦中病得很厲害怕要死了毛必達博士很詫異的望著他囁囁嚅嚅的說道大人這話我不大明白請你再說一遍好麼死神苦笑道我話中的意思你是很明白的不過由我口中說出來你聽去覺

得有些奇怪罷了但不論怎樣我總怕自己快要死啊博士道大人定是說頑話……死神道不是的我並不說甚麼頑話我倘若說頑話時可也不請你來了我原是認識醫生們的但我只信任你一箇人博士道大人當真麼承你如此推重我不知道應當怎樣的感謝但……死神忙道你不用和我多說我正病著——你診察了我便可明白病源在那裏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我一輩子向來很健康的是不是爲了年紀老了所以衰弱這也惟有魔鬼知道的了總之我覺得一切都不自然我的脾傷了我的肝臟很痛委實說各部都作痛啊要是你不肯助我那我一定要死了

博士漸漸地覺得快樂興奮起來心中想道天殺的死神害病這是非同小可的事然而不知道是那一種惡毒的怪病會安然偸入這小老頭兒的身體中他毀壞人生已有幾百萬年了要是這死神也死了豈不是奇怪有趣使人聽了也不相信麼但自己倘能醫可了死神倒也是轟動世界的一回事咧

毛必達博士這樣飛快的想著反覺得刺促不寧起來少停纔搓了搓手很得意的說道大人你且忍耐一下一箇人決不可失望待我立刻來診察你罷死神呆望著前面神色沮喪那下人依著博士的指揮把他老人家抱了起來脫去衣服活像一箇嬰兒模樣這瘦小的東西赤裸裸地一絲不掛瞧去比穿

著紫色長袍時更覺奇怪了

毛必達博士很懇切的抓住了那病人把他周身撫撫摸摸不論那一箇罅兒裏都張張望望同時他自己的臉色更柔和了靈魂中卻起了一種不快之感一壁向死神說道沒有甚麼大不了事不用喫驚這病只須略略用一用手術好了一點鐘後管教大人仍像先前那麼健康他對死神雖是這樣說著一壁卻對自己說道他已到了末日了我倘要救他須得移去他的脾更移去他的肝臟和膀胱至於結果如何可就難說了……

死神很著急的問道博士我可能禁得起你施行手術麼博士道咦這直是兒戲罷了像這樣的施行手術我已經歷過三萬次都是成功的施術時我閉著眼用著左手我的病人們都稱我是「天鵝絨的手」死神接口道「天鵝絨的手」這是一箇好名稱我很歡喜的博士道我也當得起這名稱大人你自己等著瞧便知道了施術時我當然也須利用麻醉藥死神急道但我可能禁受麼用藥後可會醒過來麼博士道大人但這意思—你怎能問出這種話來

博士這句話很有效力頓使死神覺得自己如此膽怯是可恥的於是立刻答應受那依的兒麻醉藥死神睡過去後毛必達博士瞧了他一會心中霍的起了一念道你惡徒此刻你可在我掌握之中了我倘要你死時儘可結果你只須把我的解剖刀在你

要害上割開一絲像頭髮般闊那就可救了世界不再受你的破壞咧我爲甚麼不如此做呢倘我不給人類盡這一回力纔眞是一箇惡徒啊

但是第二念又起來了他想道這一回事也許是不合正理罷可是那可憐的人既病了把他的性命交在我手中我決不可做他的裁判官或劊子手我必須像對待旁的厚付診金的病人一樣是啊我以爲是應當救他的當下就拏起解剖刀來但他心中仍還委決不下

他的血都冲到他的臉上他的頭腦中頓時怒鳴起來因又向自己說道瘋了我敢是瘋了竟放這很難得的機會在指頭中間溜過去麼我難道救了這頭豬反給他明天來拏下我麼咦這眞是可笑的事不不我只須去除了他我們便可以永永長生了他一定要死的

他這樣一想他的手便堅定了一絲遲疑都沒有竟在那死神身上割了兩處致命傷接著俯下身去對他臉上望了一會見一動都不動死神竟死了於是他悄悄地洗了手見那下人正呆立在牀腳邊便低聲向他說道我很覺抱歉這一次施行手術竟失敗了大人已死了他的脾——但這些事你是不明白的總之落了這樣的結果我委實抱歉得很要是你早些來請我便……

他說話時沈著非常彷彿漠不相關似的但他的

心中可要快樂得喊起來了他並不以為自己是一箇殺人犯並不覺得自己犯甚麼罪實在是做下了一件偉大而不朽的慈善事業他能聽得那全世界一切盼長生的歡呼聲他又瞧見自己給無數的人拍照大家給自己立紀念碑又有無數的人來拜訪自己到處都來請自己發表科學上的論文他又瞧到自己已成了古今萬代最偉大的大人物受千百萬人的敬禮崇拜各國的帝王啊教皇啊大總統啊都設了盛宴款待他

那時那下人也不動聲色仍很尊敬的助毛必達博士穿上大衣伴送他穿過廊道下了旋梯入到馬車中那車子仍是一動不動的立在院子裏博士上了車便輪蹄無聲的趕下那山徑去了

毛必達好像大功告成似的重又點上一枝雪茄很滿意的微微笑著想那前途的榮譽啊金錢啊和永生不死啊便是今夜這一次肅肅宵征所得的好結果

驀然之間他聽得忽烈烈霧笛一次那馬車斗的停住了他向窗外望時心上忽然一楞原來他一眼望見一箇魁梧奇偉的漢子立在車外他那影子般的身上全圍繞著硫火的光他的右手中握著一柄彎刀刀鋒霍霍地亮著

那大漢開口說道請恕我博士你忘了診金咧說時把一箇封著的大封套授與毛必達博士博士又

詫異又激動的納在懷中他雖並沒開著但他有了好多年的經驗觸覺非常敏銳早就決定這大封套裏是裹著二萬五千克郎一大筆錢

他很爲感動囁嚅著說道你當眞好極了我很感激你想得周到那大漢很謙恭的答道呀這是那裏話一切費神我纔應當感謝你只可惜結果失敗很悲傷啊毛必達博士搖了搖頭意中似乎說道眞悲傷得很大人也未免太大意了些他要是早些來喚我……那大漢道我也是如此想曾屢次和爸爸說……

毛必達博士瞧著那大漢猛覺得身中的血都凝結了疾忙問道你說甚麼話你的意思……大漢很簡截的答道是啊我便是那老人的兒子他老人家

的事業如今已由我繼續下去咧說完在那些大石中間隱去了那馬車便載著毛必達博士回到養病院門前

此書現已絕跡

他來麼

布國名家范召夫原著　周瘦鵑譯

范召夫Ivan Vazoff是布加利亞國Bulgaria最著名的文學家。在巴爾幹半島的文藝界中。直是一時代的雄獅。他本以詩著名。但也做得一手好小說。好劇本。為國人所崇拜。他在一千八百五十年間生在布加利亞一座高山的腳下。因此他作品中描寫自然界之美。都是非常深刻的。他少年時代一部分的光陰。在俄羅斯度過。詩宗英國拜輪。俄國蒲軒根。小說宗法國囂俄。然而他的詩和小說。卻又一空倚傍。並不摹倣他們的。他的小說『束縛之下』曾譯成英文。很受英人歡迎。以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九月死。國人都痛悼他。這一篇短篇英名叫做Will He Come? 因此我就直譯為『他來麼』

這一年秋季佛德倫村中起了非常的濃霧天空中化成了一股冷蒸氣掩蓋在村中那些矮屋子上泥濘的街道嘈雜不堪馬車由筋疲力盡的馬拖著牛車中載著軍用品此外又有牛啊車夫啊簡直把兩家客寓中間的街道給堵塞住了那班新投營的兵士就在這嘈雜混亂中奔跑著有的穿著軍隊中的外衣有的穿著羊皮褂子一大半卻是披著破毯子改製的披肩從肩頭到腰間都束著一排排的子彈他們的來福槍上裝點著黃楊樹枝背囊便掛在刺刀上

他們浸透了霧氣跑得很乏了泥水直齊到膝蓋他們一面跑一面唱唱著那『快樂的班希加尼軍人』之歌

在那客寓的門口有一羣農人和旅客很詫異的對那許多泥水淋漓的英雄瞧在那大客寓之前又有大羣的婦人和孩子們聚著衣服破爛凍得臉面也紅了伊們聚在那裏是給佛德倫的兵士們送行的先前他們在哈孟來戰士耳其人如今卻調到莎菲亞去和塞爾維亞人作戰了

婦女中有人嚷著道『那邊是喬奇夫的兒子哈羅志維谷』又有人說道『快瞧那箇便是藍傑爾』接著又有人放聲呼道『喻伊文你母親在這裏』當下便有好多花毬拋在那過路兵士們的手中又加上了婆婆眼淚和半吞半吐的哽咽之聲

——當下又有一箇白臉金髮紅嘴唇的女孩子喊道『媽媽哥哥來了』這女孩子的近旁有一箇八歲的孩子向兵士們伸著雙手歡呼道『哥哥史多揚』那母親也斷斷續續的呼道『我的兒我的兒』這當兒便有一箇強壯黑眼珠的少年人從隊中掠出來他親了親母親的手又在他妹妹和弟弟的額上親了一下隨手把旁邊一箇女郎授給他的花毬納在胷口又把另一箇花毬夾在他左耳的上面就很輕捷的回入隊中追上他的伙伴去又齊聲唱起歌來

那母親從後高呼道『再會我的兒』那女郎似乎要暈去了卻仍喚著道『史多揚』但伊們的聲音早在嘈雜中沒去了史多揚已隨著大隊進行漸漸不見那軍隊也已沒入霧中漸漸不見了史多揚的母親呆立在那裏兀自對那軍隊沒處瞧著那女郎撩起圍裙來掩住伊的嬌面

末後那啜泣著的母親便一路回家去了伊開了一隻舊盌櫥從一堆襯衣和別的衣服下面取出一枝蠟燭來點上了火供在一箇神龕之前伊就跪著祈禱了好久

這一晚伊得了一夢伊瞧見一大陣的雲軍隊便在這雲陣中進行著伊的史多揚正在軍中那雲忽然轟裂開來天空中隆隆作響地也不住的震動史多揚便在碎雲中失去了嬤嬤采那驚醒過來見屋

中一片漆黑外面風聲嗚嗚的刮著這便是戰爭啊伊忙又禱告道『我的上帝請保護著他聖瑪利亞請留下我的史多揚來』伊不能再入睡天早已明了

第二天早上伊問老彼得道『彼得伯伯你倘夢見雲時可是甚麼意思』老彼得道『釆那雲有兩種一種是化成雨一種是不久散去的你所夢見的是那一種雲』

伊把夢中所見對他說了老彼得想了一會記得他那詳夢書中是沒有這種雲的但他眼見釆那面有驚怕之色兩眼停注著他分明很注意他的話於是很温柔的答道『釆那不要擔憂這是一箇好夢那雲的意思是表示你快要接到史多揚的信了』伊聽了這話臉色便亮了起來

六天以後伊得了一封信是一箇兵士押解幾箇塞爾維亞俘虜同來順便帶來的這信是史多揚的手筆伊即忙趕到牧師那裏去請他讀給伊聽那信上寫著道『母親我寫這信給你是要對你說我仍生在世上身體很好我們已把塞爾維亞人戰敗了這是何等的光榮布加利亞萬歲目前我覺得很安好藍保爾施都諾夫也安好舅父的狄米德也安好他託我附言候候他的母親我的腰帶忘在志佛太拏維那裏請給我收好了怕要被孩子們見了割壞明天我們要從德拉谷門山徑中追塞爾維亞人去

我回來時得帶一件禮物給甘娜我如今寄一箇銀觱給你使請再告知萊特曲弟弟我要敎他吹唇作響怎樣纔像榴霰彈咧你順從的兒子史多揚陶白洛夫上』『再者請候候祖父彼得我很想送他一枝塞爾維亞來福槍但是沒有人帶來這種槍放得很遠卻是瞄不準的母親請再向史德映珈多多致意』

采那心中全被快樂充塞滿了帶著那信趕到史德映珈女郎家去但是誰也比不上萊特曲那麼快樂因爲他哥哥要教他吹唇作響怎麼纔像彈子一樣

采那悤悤的趕下街去時瞧見又有一羣新來的俘虜一箇布加利亞兵士在後面跟著伊先還當這兵士卽是伊的兒子史多揚一看卻不是的伊心想上去問問兒子的消息一面卻很注意於那些塞爾維亞俘虜因爲伊還是初次瞧見咧伊低低自語道『呀上帝這便是塞爾維亞人麼怎的他們也像是好好的人……他們家裏有不幸的母親……咦孩子們請等一等』

伊趕到屋子裏去雙手捧了一瓶威士忌酒出來那押解俘虜的兵士微笑著很和善的喚住了他們那些疲乏的兵士喝了酒頓覺暖和起來便同聲說道『嬷嬷謝謝你』那布加利亞兵士也歡呼著道『還有餘瀝給我喝咧祖母願你交好運』於是把

那瓶中的餘瀝都喝乾了嫂嫂采那眼送那一夥兵士一路走去心中暗暗想道『都是上帝的信徒他們爲甚麼要戰爭啊』

休戰的條約簽定了

耶穌聖誕節已近了前敵的兵士們漸漸回來過節有幾箇已回到佛德倫村來了只是史多揚卻不在內連他在甚麼地方也沒有消息嫂嫂采那的心中充滿了憂急和悲感長日如年一天天的過去伊只是對門瞧著爲甚麼不聽得兒子的叩門聲呢藍傑爾施都諾夫已回來了狄諾夫的兒子彼得也回來了就是那施德梅託夫家的兩箇孩子也已到了家裏伊去向他們探問時他們都不知道據說有一時曾瞧見過他後來卻不見了采那心重如鉛料知這不是好兆伊回到家裏只像機械般照常工作

伊女兒甘娜在門口嚷著道『母親表哥狄米德回來了』嫂嫂采那忙出去迎接他一壁呼道『狄米德歡迎歡迎但我們史多揚在那裏』然而狄米德也不知道只怯生生地說道『也許他們派他到維亭去了也許他由別條路上回來』嫂嫂采那太息道『唉上帝我那不幸的孩子可拋落在那裏啊』

伊走出屋去趕到史德映珈女郎家伊心中別別別的跳著以爲史德映珈定要和伊說已得了史多揚的消息正要回來過聖誕節咧然而史德映珈卻

一聲兒不響兩眼早哭得紅了

第一營的兵士要回來了全村的人都激動起來在街道的中央恰當著老采那屋子的門前豎起了兩根竿子頂上釘了一條弧形的木塊他們從山邊摘了松枝來縛在那兩根竿子的四面在那弧形的木塊上釘了一塊字牌遠迢迢從柏柴捷村送來的牌上有幾箇大字道『歡迎勇敢的英雄』接著他們又裝點上了許多三色的國旗好像一座凱旋門模樣

那得勝的兵隊在這凱旋門下浩浩蕩蕩的過來嬷嬷采那心中想道『他也許回來得遲些說不定要等到聖誕日的前一晚纔回來決不會在異鄉客地慶祝這佳節的可是兵士們仍還陸續不斷的回來沒有完結他總也知道這裏有好多人等著他已等得心痛咧』

嬷嬷采那清早上禮拜堂去把史多揚寄給伊的銀幣兌散了買了蠟燭每一座神龕前都供上一枝便興興頭頭的回來伊又安慰自己道『聖誕日還在明天咧……明天可還沒有到來聖瑪利亞啊請把他帶回來給我使我快樂』

甘娜忽又跑進來報告別的鄰人又回來了嬷嬷采那怒斥道『你把旁人回來的消息報告我可也報告得彀了快去迎接你的哥哥像別家女孩子一樣』伊那小兒子萊特曲忙道『我也要去』於是

兩個孩子穿過那一條條積著雪的街道到那路旁的小山上。

嬤嬤呆那立在門口等著。

一陣冰冷的風刮過山中刮著雪花鋪得山巔山谷和平原上都白了黑鷹和烏鴉低低的飛過街中或是棲在那沒葉子的禿樹上沿著那斜向意鐵馬山徑的大道上有一大羣人女郎啊老婦人啊小孩子啊都等在那裏歡迎兵士因爲仍還有兵士回來有的單身來的有的合了夥來的甘娜和萊特曲握近著他們走過去希望最先見了哥哥史多揚好歡迎他任是雪花翻飛朦住了眼也不難立刻辨認他出來

伊們到了小山的頂上風更刮得厲害了見有兩個兵士滿身是雪的在山坳近邊走來卻並不是史多揚甘娜上去問道『可還有兵士們一路向這裏來麼』兵士們道『我們不知道你們可等著誰啊』萊特曲答道『哥哥』兩個兵士便走過了

甘娜眼睜睜地瞧著兵士們來的那一方天氣冷得緊伊們倆都抖顫著但以爲哥哥正在回來了伊們定須等候著可是不等哥哥母親定要責罵況且不和哥哥一同回去伊老人家又得哭了

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兩個孩子仍還呆立著一動都不動風更刮得緊了雪花蓋滿了伊們身上但仍不肯回去甘娜的心忽然跳動起來原來有一隊

騎兵在山坳中出現了人數很多料伊的哥哥一定在內當下便氣噓噓地等著騎兵已近了無聲無息的爬上小山飛快的跑過了甘娜喚著那落在後面的兩箇兵官道『統領哥哥來了麼』伊問時嘴唇微微顫動

那兩箇兵官勒住了馬很詫異的瞧著伊內中有一箇開口問道『誰是你的哥哥』萊特曲很不耐的嚷道『史多揚哥哥史多揚』他心中又驚又惱以爲這一箇軍服美麗的統領怎麼不知道史多揚啊

兵官又問道『那一箇史多揚』甘娜毫不遲疑的答道『佛德倫村的史多揚』那兩兵官彼此說了幾句話又問道『你哥哥也是一箇騎兵麼』甘娜不明白這話只是訥訥的答道『他—他—』兵官便道『我的女孩子他不和我們一起的』另一兵官說道『你們還是回到村中去守在這兒可要凍死了』說完兩人把刺馬距刺著馬追上那前面的騎兵隊去了

甘娜眼中淌滿了眼淚萊特曲也哭起來了伊們的手脚都已凍僵嘴唇也冷得變成藍色了那通往村中的大路上早空無一人那些人等候著歡迎兵士的爲的風刮得緊卻已回家去了伊們姊弟倆只時時聽得兵士們片段的歌唱聲當下裏也就慢慢地向著村中走回去

天色已暗下來了甘娜和萊特曲一路走著彼此不言語心中只是想著倚閭而望的母親

又有一輛馬車由三頭馬拖著隆隆的從後面趕上來伊們高聲問道『可還有旁的兵士來麼』那馬車一閃而過早在黑暗中隱去了

這當兒風雪更猛了重重疊疊的圍將攏來似乎來回答甘娜和萊特曲的問話這是從西方刮來的從戰場上刮來的在那邊貝洛附近的葡萄園中雪花正堆在史多揚的墳上

寶藏

葡萄芽名家蒯洛士氏原著　周瘦鵑

（一）

梅德來諾貴家的三兄弟魯伊，嘉南和洛士太白是三箇最寒酸的紳士，也是亞士多利國中最窮苦的貴家子。

他們那所幽靜的梅德來諾堡常受山風狂吹，差不多將一片片的瓦一塊塊的玻璃全都吹去了。冬天的晚上兄弟三人往往裹著山羊皮在廚房中往來踱步把他們著敝了的皮鞵底在大壁爐前敲擊著。但這爐中久已煙銷火滅，去那榾柮火爆鐵壺水沸的時期已好久好久了。

黃昏時候他們吞了一片抹著葱的稞色麪包，下去就走過了那積雪的院子去睡在馬房中，靠近他們三頭瘦馬取暖可憐那三頭馬只是齩著空槽，正和他們的主人一樣飢餓。

♣ ♣ ♣ ♣ ♣

他們發見那寶藏卻在春季那天是禮拜日一箇

靜靜的早上那三頭馬喫著四月中的新草兄弟們在樹林中旁皇著瞧有甚麼野味沒有一壁探那橡樹四面的鮮菌無意中卻在一叢荆棘之內發見了一箇洞洞中有一隻箱子鎖眼裏插著三箇鑰匙一動都沒有動彷彿有礮臺保衛著的一般沿邊有一首阿拉伯的詩字已鏽壞開出來瞧時卻見裝得滿滿的全是金幣

他們最初的驚異和快樂旣過去了那三箇貴人都變得臉如白蠟接著各自伸手到金幣中去掏摸忽又放聲大笑起來直笑得樹上的嫩葉也瑟瑟地顫動驀地裏卻各自退下一步很猜疑的怒目相視嘉南和洛士太白都將手放在腰帶上去握住他們的大刀子那胖大而紅髮的魯伊是三人中最狡猾的忽像法官般舉起雙手來說這寶藏是上帝或魔鬼所賜的就屬於他們三人應當用秤來秤這金幣嚴格的均分一下但他們旣不能把這重重的箱子運上山頂的堡中去夜中就這樣把寶藏留在樹林裏又覺得放心不下於是提議由那身體最輕捷的嘉南趕往鄰近的黎託鐵霍村去買三隻大皮袋三斗燕麥三箇肉饅首和三瓶酒酒和肉饅首是給他們自己喫的可是自昨夜以來他們都不曾進食那燕麥是餵馬的到得人馬俱飽之後他們便可在這沒有月的夜中很安全的擕著一袋袋金幣得意洋洋的上梅德來諾堡中去

洛士太白嚷道『這法兒想得很好』此人頭髮很長身材也高高的高出松樹的梢頭滿嘴臉都是鬚子從那兩箇血紅的眸子起直垂到腰帶的扣子上

但那嘉南卻皺著眉很懷疑的不肯離那金箱一步他搔著鶴頸般的長頦子暴聲說道『兄弟這箱子有三箇鑰匙待把我名下的鑰匙在鎖眼中鎖上就給我帶了去』洛士太白也大聲道『我也要我的鑰匙』魯伊也表示同意說大家既是這金箱的主人那當然各有保持鑰匙的權利於是三人都悄沒聲兒的蹲在金箱之前緊緊的把鎖兒鎖上了嘉南放下了心霍的跳上馬背從榆樹叢中揚長而去一壁唱著一支悲壯的曲兒

（二）

在那叢樹中間的空地上有山泉從巖石上瀉下來瀉上山窪匯成了一片清澈的水池池旁一株槲樹的影下有一段衣崗石的斷柱掉在那裏已經很久長滿了青苔魯伊和洛士太白便一同走去在這石柱上坐下拔出他們的大刀來放在膝蓋上他們的馬正在喫草草中還生著杯花和罌粟花何等的鮮美可愛一頭山鳥在樹中噓噓地低唱著紫羅蘭的浮香把那暖和的空氣也攪得甘芳了洛士太白對那陽光瞧著覺得肚子很餓欠伸了一下

魯伊已脫下了帽子撫摩著那帽上的紫色舊羽

靜靜的說嘉南先前本不願意同他們到這綠克蘭森林中來的不幸他後來卻變了主意竟一同來了要是嘉南留在梅德來諾那麼只有他們二人發見金箱彼此便可各得一半唉這眞是可惜得很接著他又嚷道『呀洛士太白洛士太白要是嘉南一箇人走過這裏尋見了藏金洛士太白他也未必肯分給我們啊』

洛士太白在他厚厚的鬚子裏含怒咕嚕著答道『不不他決不肯分給我們的嘉南這廝向來很吝嗇不記得去年他在佛士拏贏了刀匠們一百箇都開我問他借三都開買一件緊身衣他不是不肯麼』魯伊眼中一亮道『你還記得麼』

兩人都從石柱上站起身來似乎他們心中已得了箇新主意魯伊又道『這些金幣應當歸於我們倆的在他又有甚麼用呢你不聽得他夜夜不住的咳嗽麼他那草牀四面的石上全是他吐的血連這石塊都變得黑了洛士太白我瞧他決不能活到初雪而在這時期閒卻要給他平白地花費許多大好的金錢我們多了這筆錢便可重建故堡買寶馬買武具買貴人的服裝又可使四方賓客都來趨奉纔配了我們梅德來諾故家的身分』洛士太白大笑說道『如此就給他今天死罷』魯伊道『你願意麼』說著抓住了他弟弟的臂指點那榆樹叢中的一條小徑先前嘉南正從這兒歌唱遠去的他說道

『去此略遠在這小徑的一旁有一箇很好的所在正隱在叢樹之中洛士太白你是一箇最精壯最敏捷的人這囘事就由你辦罷你須得覷中了他的背刺將過去這也是上帝的意思須由你幹可是嘉南平日常在酒店中稱你是豬是蠢物因爲你不讀書不寫字不知算數之故』洛士太白嚼齒罵道『惡徒』

他們穿過了荊棘叢中接近那條石砌的小徑洛士太白蹲在溝裏橫刀等著一陣輕風吹動山坡上榆樹的葉子將黎託鐵霍村方面歌唱的囘聲也吹送了過來魯伊捋著鬚子瞧著陽光計算鐘點此時斜陽一抹已向山中漸漸下去了有一隊烏鴉在他們頭上噪著洛士太白閒閒的瞧烏鴉飛過又餓得連連呵欠很焦急的等嘉南帶了酒和肉饅首囘來

聽著他終於囘來了嘉南嘶啞和悲壯的歌聲早又從這小徑上面的樹叢中送來魯伊低聲向洛士太白道『等他走過時刺在他的肋下』一會兒便聽得馬蹄得得在石徑上響著那闊邊帽上的紅羽已在樹罅中瞧見了

洛士太白排開了矮樹握著長刀把臂兒伸將出去雪亮的刀鋒立時刺入嘉南的胷中他從馬鞍上翻了箇身呻吟著跌下馬來魯伊早就飛一般趕到馬前洛士太白瞧著那喘息未絕的嘉南又照準他胷口和咽喉上刺了兩下纔把他結果了魯伊嚷著

道『那鑰匙呢』他們從死人懷中搜得了鑰匙就忽忽地趕下山坡去洛士太白帽上的羽毛巳彎曲了他把那兒刀挾在臂下飛奔前去嘴腔裏兀自覺得血腥氣直使他打顫起來魯伊跟著過來用力拖那馬頭但那馬卻挺立著不動露出黃色的長牙來似乎不願離開他陳尸在地的故主

魯伊把刀尖刺著馬腹提著刀像追摩亞蠻人般在馬後追趕著纔到了那樹陰下的空地上這時斜陽已下再也沒有陽光烘染樹葉了洛士太白拋下了帽子和刀子捲起兩袖伏在石上悄悄地掬了泉水洗他的臉和鬚子

這時那馬已在旁邊喫草了背上還重重的負著嘉南帶囘來的袋子有一隻袋中露出兩個酒瓶的瓶頸來魯伊卻緩緩地拔出他的闊刀悄沒聲兒的沿著草地澑去澑到洛士太白伏著的池旁洛士太白水浸了鬚子正在重重的呼吸魯伊便像在園子裏樹甚麼椿子般把他的刀全個兒插在洛士太白闊大的背中

洛士太白一聲兒不響的跌了下去臉沒在水中長髮都浮在水上他的一隻舊皮袋還垂在一旁魯伊爲了要他的鑰匙便把他身體扶了起來只見血如泉湧沿著池上的石沿淌開去了

〔三〕

如今那三個鑰匙都歸他一人所有了魯伊立住

了腳展開兩臂很快樂的呼吸著心想不到夜分他就可牽著三頭馬滿馱黃金沿了山徑走上梅德來諾堡中去把這些金幣都藏在地窖中而這裏池旁和那邊短樹之下只有無名的尸骨長埋在十二月的大雪之下他一人卻可獨做梅德來諾堡的貴主了他在新堡的禮拜堂中可以大做彌撒超度他兩箇弟弟的亡魂死又打甚麼緊譬如那些人去抵禦土耳其人也一樣要死的

他開了那金箱抓了一握金幣在石上試驗著分明都是純金如今完全是他的了接著他又察看那嘉南馬背上的袋子見一袋中放著兩瓶酒和一頭很肥壯的燔瓶雞他頓覺非常的飢餓起來可是這一天他並沒進食只喫了一條魚乾至於這閹雞更好久沒有嘗過了

他很興頭的在草上坐了下來兩腿中間放著那頭美味的閹雞旁邊又有那琥珀色的美酒咦嘉南眞是箇善於調度的人他還記得帶了些橄欖來但是三箇人怎麼只有兩瓶酒呢魯伊一壁想一壁撕了一翼閹雞大口的吞咽下去

這當兒夜色漸上如入輭夢天空中散著玫瑰色的小雲樹外的山坡上有烏鴉結隊爭噪那三匹馬已喫飽了肚子垂倒了頭打著瞌睡泉水澌澌低唱正浴著那亡弟之尸魯伊擎起酒瓶來就亮光中瞧時見那美麗的酒色分明很陳了非有三箇金幣一

定買不到的呀好可愛的酒啊頓使血液中暖和了

他喝完了一瓶將空瓶拋開又旋開了第二瓶的塞子預備再喝一箇暢快但是嘴到瓶口卻停住了不喝心想帶著寶藏上山去是要些氣力又須小心些的不能多喝酒醉了可不是頑當下他靠在石上想到梅德來諾古堡上已蓋滿了新瓦嚴風雪霰之夜壁爐中活火熊熊何等的溫暖他又想到那錦衾繡褥的鈿牀和玉貌花容的婦人

樹下的黑影更深了他忽然急急的想把金幣裝入袋中於是先把一匹馬牽在那金箱旁邊取出一握金幣來誰知正在這當兒他猛覺得身中起了劇變舉起雙手來去抓他的胸口那金幣豁琅琅掉在地上

魯伊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天哪這分明是一抹火燄一抹活火燒著他的心又跳上他的咽喉來了他撕著身上的緊身衣一頭喘息一頭顛簸舌子燒得怪痛不住抹去那一顆顆的大汗珠這汗也可怕竟顆顆冰冷像雪珠一般呀火燄更燒得厲害了直要把他吞噬下去他嚷著道『救命有人嘉南洛士太白』

他把那扭曲的兩臂狂擊著空氣裏面的火更怒燒起來他覺得骨節都格格地響著彷彿屋中的木板都燒著了似的他踉踉蹌蹌的趕到池邊要撲滅這身中的火燄他卻在洛士太白尸身上絆跌了把

兩膝拖過去達到水中口中不住的吶喊指爪兒抓著巖石掬了那小小的泉流洗他的眼睛和頭髮但那水也燒著他了他躺倒在草上抓住了一大握草沒命的咬著吸那草中的鮮汁水沫在鬚子上淌下來魯伊突出了兩眼斗的明白過來脫口呼道『毒｜毒』

唉魯伊狡猾的人這正是毒啊因爲先前嘉南往黎託鐵霍村去時還沒有買食物先就趕到大禮拜堂後面一條小街中那邊有一箇猶太老藥師賣了毒藥給他和在酒中他打算毒死了兄弟二人獨得寶藏

天已入夜了那鴉隊中有兩頭烏鴉早飛到嘉南尸身上來泉流低唱浴著另一箇尸身而魯伊的臉躺在黯碧的草中已變做黑色了一顆小星在天上閃閃地亮著

那寶藏仍在那裏仍在綠克蘭森林中

葡萄牙小說殊不多見此作爲彼邦名小說家蒯洛士氏 Ecade Queiroz 所撰英國某文學周刊譯載之用意誠善可以戒貪妄而其文字之懿美亦深可玩味

登天之路

瑞典名家賴格羅芙著　周瘦鵑譯

瑟爾梅賴格羅芙。Selma Lagerlof 爲瑞典著名女小說家。曾得努培爾獎金。全歐文家多推重之。蓋以女子而得此獎。爲難能可貴也。斯篇富有含蓄。爲其短篇傑作之一。

一連好幾年那陸軍少佐的夫人主持著一所公共的住屋那老大佐裴倫克洛就住在伊克白這所屋中的一部分這部分便是供給騎兵中人居住的自少佐夫人死後那騎兵們快樂的生活也完了老大佐便住到羅文湖南岸一所田舍中去他在樓上住了兩間房那較大的一間通入小些的一間中這田舍中人都住在樓下便給老大佐完全占住了一層樓面他在這裏過活直到七十五歲也並不僱用一箇下人侍奉他他那房間收拾得很整齊一日三餐都自己料理便是他那匹馬也由自己餧養的他說這些事情都足以助他消磨光陰其實他也太窮了無力僱用甚麼下人他整日價兀自忙著只爲手

登天之路

頭事情太多忙得不可開交

老大佐在他的起居室中織起一條很奇怪的地毯來近邊教堂中人都紛紛議論暗暗詫異這地毯並不是在織機上織的卻把一條條的線從這邊牆上絆到那邊牆上人家入到室中時彷彿投在一箇絕大的蜘蛛網中大佐往往在這些織得很巧的線條中間往來走動東也絆一條線西也絆一條線又選擇配合得當的顏色這地毯要是完全織成直可比得上古時甘達哈和蒲加拉的地毯一樣美麗但他老人家工作很遲慢忙了好久還織不到兩方尺

老大佐睡在裏房一張小帆布牀上這牀他曾在德國出征抵敵拏破崙時用的室中的器物也陳飾得不錯

二

有一夜夏夜老太佐正睡在這房中忽被樓梯上一陣很重的脚步聲驚醒過來就那朦暗的天色瞧去分明是已近夜半了他心中想道『這班農人眞很奇怪怎麼從不知道那外邊的門鎖上的』老大佐原是箇很有秩序的人平日間曾因農人們不鎖門就去安睡常加責罵今晚大約又不曾鎖門纔使那不速之客闖到屋中來了聽他的脚步聲響決不是偸兒也決不是喝醉了酒的酒徒來胡亂投宿的

老大佐聽著那脚步之聲以爲總是上頂樓去的誰知並不上頂樓卻正向著他的房門咯噔咯噔走來一會兒又聽得門上的鑰眼中鑰匙轉動了大佐

又暗暗想道『你要開我的房門儘你去試罷估量你總也闖不進來』原來他老人家在臨睡時早把房門下了鎖上了鍵了也為的樓下農人們過於大意、所以他是很仔細的然而說也奇怪那來客竟很容易的開了房門入到起居室中但那未完工的地毯線條縱橫室中又半暗沒有燈光一路摸索實是很難行走的

老大佐又自語道『如今這惡徒定然是纏住在那地毯的線條中怕要把我的工作弄壞了』他預備跳下牀來把那人攆下樓去不道正在這當兒卻聽得那腳步聲已向著房門過來步步停勻好像兵士進行的步伐一般大佐望著門明明見門上上著鍵當下便又自言自語道『好了無論如何你再也不能前進一步了你—』他還沒有說完驀見那門闕的開了砰的撞在牆上似是被甚麼大風吹開似的

老大佐坐直在牀上放著發號令的聲音鳴雷般問道『那一箇』那來客把腳拍的並在一起又有鋼鐵磨擊之聲似乎拔出兵器來的樣子接著放聲答道『大佐來的是死神』聽這答話的聲音也異乎尋常既不像是人類卻也不覺得陰慘可怕在大佐聽去似是從風琴上或旁的大樂器上發出來的聽那聲調很為嚴肅細味時卻又和諧可聽他的靈魂中倒不由得充滿了一種渴望望自己也能入到

這好聲所發的境域裏去

老大佐扯開了襯衣準備著有快刀刺上心來口中一壁說道『快快了卻這回事罷』但那來客卻並不下手只答道『大佐我在明天的夜半以前再來』於是又聽得一陣腳跟相並聲兵器磨擊聲那重重的腳步也退出去了不一會又聽得闔門的聲響連那門上的鐵鍵也照舊插上了

老大佐很害怕的倒在枕上悄悄地躺在那裏聽那腳步聲漸漸沒去他出了屋子穿過田場的當兒腳步聲已輕了不少老大佐便霍地跳起身來趕到窗前去瞧心想總能瞧見那來客的模樣了但他把面龐貼緊在玻璃上很著意的瞧去卻只見田場中小徑分明並沒有人在那裏走動然而那腳步的聲響隔著窗子還聽得出并且還可以指出那發聲之處咧

老大佐聳了聳肩他早就知道這不是當耍的事了他勉強的想開去只以為是甚麼頑皮的少年故意惡作劇借著來嚇他的但他心中也明白實際上不是如此他剛纔所聽得的聲口明明不是人類的聲口啊第二天有甚麼事降臨在他身上他早已料到仗著他是箇老軍人很能處以鎮靜不過這一夜他也不能再睡了取出他最好的衣服來很著意的穿在身上又好好的修淨了面刷光了一頭白髮直刷得光亮如銀絲一般他想不久就有人來收拾他

的遺骸了總該裝扮的齊齊整整纔是

老大佐把一張圈椅放在窗前坐了下來膝上攤著他母親的一本舊聖經等到天光一明就讀不多一會東方有紅雲升起把黑暗驅逐了一輪旭日快要從雲幕中湧現出來他便戴上一副眼鏡讀了兩頁聖經接著從聖經上擡起眼來悄悄地想著這當兒他一箇人在此又並沒牧師相助他很想和造物之主發生一種諒解末後他把聖經合上了立起身來一手放在上邊說道『我不能明白你然而到了最高的法庭中總比這低級的法庭容易諒解些』說完他心中很安靜便在寫字檯上坐下來安排他身後的葬事他的遺囑中須把他那匹老馬毀滅倘有人肯放槍擊死他便以小銀杯一具爲酬他又把一切帳目計算了一下自己共有多少欠人的有多少他的器具和箇人的零物應當歸誰承受一大半都送給一箇小女郎伊是這裏田舍主人的幼女和他老人家甚是親愛他在忙的時候伊總要來坐在他的房中所以老人身後定要報答伊的一番好意到得他的事情完全辦妥時已近八點鐘了他又須幹日常規定的職務忙了兩箇鐘頭纔得了自由可以隨心所欲的過這最後的一天他決意要做些非常的事給自己祝賀一下

他坐在園子裏想了好久他想道『今天我當然不想再織那地毯無論如何終於不能完工的了我

得坐一輛輕便的馬車任便到甚麼地方去跑一會這是我最後的一天沒的再老坐在這田舍中消磨過去而這裏的人可也一些兒不知道我過去的身世的』這時老大佐的心中燒起一陣活火又回復了他過去的精力他打算要把這一天在奢華富麗中過去他很想重入世界再享受那過去所享受過的快樂任是不能一一領略也得揀幾件最好最可愛的事領略一下

老大佐急急的立起身來出去駕他的馬他穿上一件舊時的軍衣雖已穿了一生卻還沒有破碎當下他坐上馬車飛一般的去了一會兒便到了一箇五路交叉的所在他停下馬來心想這是他最後的一天應當決定怎樣一箇行樂之法這五條路可以通到五箇所在都是他猶有餘戀的

前面一條大路直達加爾斯德只須幾箇鐘頭便可到那邊了他有幾位老友仍還住在這鎮中他儘可召集起來在客店中開一箇同樂會他們能編造笑話講述有趣的故事痛飲最上品的美酒再由那鎮中鳴鐘報事的人唱幾支好曲兒聽聽最後的餘興大家合夥兒弄紙牌頑老大佐想起他手指間夾著紙牌竟快樂得打顫起來……

這大路的右面又有一條路是通往德洛士那去的那邊有佛蘭輕步兵的營寨老大佐自知以舊日統領資格一旦降臨全營的兵士都得列隊歡迎那

些穿著綠色制服的孩子們都笑吟吟的向著他他老人家從軍時的勇名是人人知道的那時軍中的樂隊少不得要擊起鼓來而他那可愛的軍旗也得在風中飄颭咧……在這一瞬間老大佐似乎要趕往德洛士那去但他終於沒有去因爲他心中渴想要到一箇無窮無盡的所在便又轉向別條路上去了

左面有一條綠柳繁蔭的蔭路他倘要前去不多時便可到鄰近的一所大廈中這大廈中的主人是一位婉孌可愛的命婦他老人家曾經戀愛過的如今伊已老了但比他還小幾歲况且像伊那種婦人任是老了也很可愛老大佐和伊闊別多年久未見面心知在這最後的一天前去瞧伊彼此定很快樂這一天眞好似進了天堂一般他們倆又可在那些華麗的房間中往來同步像少年時一樣四下裏園著羅綺錦繡說不盡的富麗喬皇也可使他立時忘卻這晚年的窮苦和寂寞了……

還有一條路向西北方的可以通往伊克白那邊有極大的佛蘭鐵廠還有先前少佐夫人和騎兵們所住的住屋這所在正是老大佐所愛目前住在那邊的人他雖並不認識然而人家也一定開了門歡迎他因爲他是騎兵隊中的有名人物而且當時使這枯寂無歡的伊克白變做一箇歌舞快樂之鄉他老人家也有分兒的……

他把兩眼注在末一條路上了他要是選定這一

條路那麼日落時便可到一所羅夫達拉小田莊中這田莊的主人便是鼎鼎大名的琴師李傑葛洛南田莊極小無可流連所足以吸引他的都是那琴師的妙樂當下老大佐一見這條路就知道是勢所必去的了他自己也很奇怪為甚麼定要走這條路然而他已立了決心不能變動這一天傍晚時他就到了羅夫達拉那琴師李傑葛洛南見是箇伊克白的舊相識便很親熱的歡迎他也不等老大佐請求先就取了他的四弦提琴輕攏慢撚起來叵耐李傑葛洛南也已老了琴技已不如當年聽那琴聲泠泠中似乎含著一種遲疑又像在那裏搜尋甚麼而不是言語所能表白的曾有一般人說他目前的琴技已沒有聽的價值老大佐也曾聽得過這種傳言但他此刻端坐靜聽仍覺得曼妙動人他明白自己快要在這幾小時內死了而李傑葛洛南正在給他鋪一條路是通入太空去的他聽著這妙樂一壁似在暗中摸索遠遠的達到了人類思想所不及之地他好生感動便對李傑葛洛南說明昨夜死神降臨的事今天已是他最後的一天了

李傑葛洛南也很感動的說道『你因此之故今天便趕來瞧我麼』老大佐眼睜睜地注在前面答道『我並不是專為瞧你而來我實是要聽你的妙樂覺得我在這最後的一天再也沒有別的可以聽了你想那音樂之力不是很神奇麼』李傑葛洛南

道『是啊你的話很對音樂原是極神奇的』老大佐又道『也許為的音樂並不是專屬於這世界你要說明此中玄理卻又容易明白』說到這裏指著天上道『吾弟你可曾想到那音樂便是上方所用的語言麼達到我們下界來的不過是一絲低弱的回聲麼』李傑葛洛南道『你的意思是——』他覺得很難措辭便頓住不說了老大佐卻接口道『我以為音樂是屬於天上也屬於人間的也可說音樂是一條登天之路如今你就在趕造這一條路停會兒給我登天去的』

李傑葛洛南聽著老大佐的話把他的靈魂完全貫注在音樂中重又奏起四弦琴來老大佐坐在這幽靜的夏夜中細細地聽著猛可裏向前一撲倒在地上了李傑葛洛南即忙跳過去把他扶在牀上老大佐開口說道『我一切都好我如今正在走過天地之間的一條路吾弟謝謝你』

從此他再不說話兩小時中他便死了